

La Mondo

世界

SENDEPENDA ORGANO DE ESPERANTO-MOVADO EN ĈINIO - MONATA - ILUSTRITA

Tria Jaro N-ro 11-12
Nov-Dec. 1935.

本刊通信處：
上海郵局信箱二二二號
每月一期
全年五角

Adreso:
P. O. Box 232, Shanghai, Ĉinio.
Jarahono: por Japanio 3 respond-kuponoj,
por ceteraj landoj 5 respond-kuponoj.

第三年 第十一、十二號
一九三五年 十二月

第四年的 La Mondo

日子過得真是快，La Mondo 出版創刊號——薄薄的四頁，直行印刷，封面上有個柴門霍夫像的——彷彿就是眼前的事，然而已經三年了。現在展開在讀者面前的是 La Mondo 的第三年的最後一期了。

現在我們要去迎接 La Mondo 的第四年了！

對於 La Mondo 的第四年，我們本來還預備着更大的改革，可是限於經濟和人力，只得把太大的計劃暫時擱一擱下來。所以明年的 La Mondo 大致的規模還是跟今年一樣，可是在內容上，在編排上，我們仍然計劃着許多的改進。

1. 我們要添設「世界座談」一欄，將以鋒利而趣味的筆調縱談言語科學上的，世界語界中的一切問題——用中文或世界語寫的。
2. 我們要特約各國的同志為 La Mondo 的通訊者。他們將經常地寄給我們有趣味的通訊，具體地報告各國的時事以及人民的生活狀況。
3. 書報介紹，我們知道對於讀者是非常有用的。此後我們將更注意於這一工作。不論舊書新書，我們都將一一與以簡單的批判介紹，做為大家在選擇讀物時的參考。

4. 我們要添設「雜誌巡禮」一欄，來把各國出版的世界語刊物的內容大概地講一下。每期可介紹一兩個刊物。使讀者們能夠知道一點各國出版界的狀況，在想要預定雜誌的時候，

白山啓事

(一)自從「世界」八月號上刊出「徵求 Internacia Literatura 定戶」的廣告以來，到今天(十一月二十日)為止，一共收到了下列二十九位同志寄錢來定閱：

陳正環，胡大寧，李泰西，林友梅，王宏，P. C. Lin, Mal, 呂步周，顧廷路，葉君能，葉蘭亭，張詩孟，楊令德，G. N. Fu, 陳建和，Rosk, 葉龍嘯，呂吟聲，劉汝賢，梁厚慶，Chen Tsan, 魏淑華，李怡芝，潘希如，李大成，殷華，陳仲賢，顧麟生，白山。

以上諸君，我都有明信片寄出，以代收據。如有人已寄錢而在上列名錄中找不到名字的，請通知一聲。

(二)第一批刊物預計在今年十二月半光景可以寄到。

(三)有人來問：「定費太便宜，你不會賠錢嗎？」我在答覆：「太便宜麼？我也沒有辦法，此刻也不想增價了。至於賺錢不賺，現在還說不定，將來發財發得不得了，或者賠本賠得沒有辦法時，再行奉告。」

(四)香港同志定閱，因寄費關係，報費增一元。前次廣告中沒想到，今有人來問，謹答如上。

(五)關於 IAREV 刊物的各項消息，如果看到，當隨時在本刊奉告，請定戶諸友注意。

(六)讀者中誰有人要定 Internacia Literatura 的，請細細參看「世界」七月號「IAREV 夜談」一文，及八月號封面上「徵求定戶」的廣告，趕快來定！

(白山啓)

也可以有一點幫助。

5. 「翻譯座談」這一欄今年本擬實行的，沒有成功。明年我們一定辦起來。在這一欄中是研究討論從中文譯成世界語和從世界語譯成中文的方法。

6. 我們打算舉行「作文競賽」和「翻譯研究」，詳細辦法，容待以後再發表。

7. 我們打算每期發表一兩篇初學者的試作：短的小說，散文，詩歌，通訊……來鼓勵大家寫作的熱心。可是這一欄一定要初學同志大家寄稿子來，才能辦得好。

8. 「文學版」今年已發刊過四次，明年自然仍舊繼續。也許我們還可以添出一個「科學版」來！

此外我們還有些零碎的新計劃，不必一一

地說了。希望讀者們都把自己的意見寫給我們，使明年的 La Mondo 可以有更多的改進，更好的改進！

在舊有的各欄方面——「展望台」「每月文選」「給讀者信」「世界之聲」……這都是一向為讀者們所歡迎的，自然在明年還是保存着。但我們也將力加整頓，使牠們能給與讀者更大的滿意。

還有一點要說的是關於出版的日期，La Mondo 每次出版，總是脫期，這確是一個太不好的缺點。雖然也確是有着不得意的原因的。明年，我們想，每期總可以在十五日以前出版了。

完了，再會！——明年再會！

— La Mondon 社

悼 Henri Barbusse

Henri Barbusse 無疑地是世界語的一個最忠實的朋友。雖然他忙於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却總不吝惜以最大的力量擁護世界語，支持世界語運動。在蘇聯慶祝十週紀念大會上，各國世界語代表擬向大會提議採用世界語時，他答允為支持這議案而發表演說；前年國際世界語作家同盟 (IAREV) 發刊 Proleta Literatura 時，他又與 Romain Rolland 同時，向這刊物致祝，並允許給予必要的助力；即在今年七月二十八日他還發表了如下的關於世界語的意見：

世界語是國際主義的活的公式。它使那有獨立的思想而又相互了解的人們彼此了解起來，一致行動起來。

但是我們這個忠實的朋友，竟於八月三十日在克里米亞醫院咽下他最後的一口氣。這對於世界語運動是多大的一個損失，對我們世界語者們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

但我們追悼他，不祇是為了他是世界語的忠誠的友人，而是因為他是一個人類社會的勇敢戰士。

H. Barbusse 的一生始終為人类的正義而戰鬥着。為了正義，他參加了世界大戰。但幾年的經驗使他覺悟到，他所參加的戰爭完全是一種不義之戰，是一種瘋狂的人類大屠殺。所以從戰場上歸來後，他毫不猶豫地成為一個最堅決的反戰主義者，以及作為戰爭的根源的資

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背叛者。他孜孜不倦地參加了人類解放運動的活動。他不但寫了「地獄」，「火絛下」，「光明」等熱情奔放的著作，還不顧他的病軀，幹了許多艱鉅的工作。像這幾年來的通世界的反戰反法西斯的運動，最近的文化保衛的活動，都是由他積極倡導與組織的。兩年前，他組織了調查團(雖然他自己因病未來)到中國來調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暴行，在上海召開了遠東反戰大會。這又可見他是多麼同情於我們這處於帝國主義宰割下的民族！

現在，我們這位熱烈同情我們的友人死了，而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率却却越來越兇。華北五省的淪為滿洲第二，最近的香河事件，外報所傳的三項對「合作區」「親善區」「接綏區」等十三項苛刻條件，以及十一月二日李西報所載的廣大戰區等五項要求(雖然這些「謠傳」還待事實來證明)……都說明着侵略者的毒爪正無聲地地向我們撲來。

在這民族危機日深的今日，來追悼終身為人类的正義而戰的 H. Barbusse，正使我們感到自己的責任：我們應該學取他不倦的戰鬥的精神，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謀民族解放的鬥士！而我們世界語者，更應當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是人類解放運動的不可分離的一環的了解了，善用我們這「國際主義的活的公式」的世界語，積極參加當前這為正義而戰的工作！

— 雲嵐

徵求報頭

La Mondo 的報頭，已經用了快三年了。這報頭的確很好——氣派大方，雄渾，可是僅用一個，沒有變化，也叫人膩的。所以現在我們想公開徵求讀者來給我們畫一個報頭。

對於藝術有興趣的讀者，希望都來試一下看，我們當從收到的稿子中選擇一個使用。應徵的請注意以下幾點：

1. 報頭所占地位和現在的完全一樣大小。應徵者也請用這樣大小的紙畫了寄來。

2. 報頭上除了「世界」「La Mondo」字樣外，我們還想加上「世界」二字的拼音：Sh

gie. 但 Shgie 這個字所占地位不宜太大。

3. 應徵者請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把畫稿寄來。

4. 選用的報頭的作者，當致送本刊一年。

5. 應徵的稿子，不論選用與否，概不退還。

La Mondo 社

Kondolencon

ni esprimas al k-do F. W. Ebner, kiu perdis sian karan edzjonon, kiu tre favoris nian aferon k tre gastame akceptis esp-istojn. La Mondo

給初學者

表現法的吟味

不相識的同志們：

世界語跟中國話在語系上是隔得遠遠的文字，所以要征服這種跟我們的父母語很不同的世界語，是要不少努力來做代價的，雖然它有許多合理的因此也是易學的優點。

各種文字都有它的獨特的表現法，世代相傳，大家都這樣想，這樣說，這樣寫，不以為奇；慣了。但是如果給使用別種語文的人來看，往往覺得別緻，新奇，因此也就不易理解，不大會應用。比如中國話中有稱「壞人」叫「壞蛋」的，有稱「賊子」叫「僕瓜」的，我們用慣了也就無奇，但是試把它逐字譯成別種文字就叫人糊塗；明明指的是人，跟 ovo (蛋), melono (瓜) 有什麼關係呢？

上面兩個例子便是中國話特有的表現法。世界語中也有它自身的獨特的表現法，但是因為它不是種某民族的自然語，所以像「壞蛋」「僕瓜」那樣別緻的表現法是很少有的（所以你們不必害怕）；但是又因為它的歷史關係，跟歐洲文字接近，所以有着不少跟東方人的的腦筋不全然一致的表現法的。

因此要學好世界語，單去記生字是不夠的，在讀書的時候，要隨時隨地注意表現方式，要多想，要跟中國話的表現法作比較的研究；你可以發見許多不謀而合，許多近似，以及許多絕然不同的表現法。你要從“Azeno!”一字想到上海話中的「仔龜」，把 kaŝita vilaĝo 中的 kaŝita 來和「閉塞」以及「鎖國」的「鎖」字來比較，把 mon-helpi 和「資助」比較，……從這樣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獲得不少寫作的實力，並且還可以養成對於中國話的批判的態度，更進而促成中國語文的豐富合理化精密化。你們不要以為這是一件苦事，其中有無窮的樂趣的。

我再舉若干表現法不同的例子吧。

「白晝」要作 hela tago，而不作 blanka tago，當你想到「光天化日」的句子，也會首肯了吧。

對於顏色，東方人跟西方人的腦筋是頗有些不同的。比方，你說「紅茶」，却偏作 nigra teo (我疑心其中尚有「泡」「煎」——即泡製法的不同，不知疑心得否有理，這里不去深究了。「黑麵包」作 nigra pano 果然可以，但也有作 griza pant；想來作 bruna pano 的也未必一定沒有吧。南方人稱鬍子頭髮的「斑白」叫「花」，如說：「那個老頭頭髮都花了」，在世界語中須作 griza。「談虎」的時候免不了要「色變」「失色」（大概是指臉上一紅潤的色色的吧），南方人說起來是「發青」（變成青的意），間亦有說「發白」的，世界語就作 palida，譯成白話文就是「蒼白」（但我不知北方口頭話中有這詞否）。「薄利多賣」的「薄」，決不是 maldika，而是 malgranda profito。tro mallarĝaj ŝuoj 譯做「雙太「緊」的鞋子」是很得當的（見本報同志的 La stranga malsanulo 譯文，此文下期發表）。「我的薪水大」的「大」，不作 granda，而要說「高」：Mia salajro estas alta (價錢貴亦作 la prezo estas alta)。「那個學校的學生數目很多」，「數目多」亦不說 multa，而要說「數目大」：La nombro de la

lernantoj de la levnejo estas tre granda.

此外，中國話中有在邏輯上講不通的表現法，比方說「在沒有……之前」便是。我們常說：「在他沒有來之前，我們開始討論吧。」「在胡適沒有提倡文學革命之前，其實早有過人辯白話報了。」在世界語中應改作「在……之前」，比方：Antaŭ ol li venos, ni komencu diskuti 等等。

中國現在還沒有一本把世界語和中國話的表現法作比較研究的文法書，所以關於研究表現法的有系統的專書目前還看不到。目前的自修書大體都是根據西洋的版本，據我想，為中國人而編的自修書文法書是有把中國話和世界語的語法表現法隨時比較的必要的。

世界之聲

蘇聯給我的印象

我們這個工人代表團中，一共有二十個人，其中多數是社會民主黨員，被蘇聯工會聯合會邀請着到他們底國家里作一個月的考察。那里在工作着的民衆們都以馬列主義的信條為指針而創造着新的生活環境並建設着社會主義。有幾種什誌報紙中說，他們不在建設社會主義而是在建設最壞的一種國家資本主義。我要以我們全體代表團的談話來證明這種反對者的錯誤：「他們的政權完全抓在工作着的民衆手里，在無產者專政的基礎上現在已經長成了更廣闊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是現在在這世界上最完滿的民主政治。這個說法當然不是亂吹牛，而是根據了我們在考察中所確證的事實的。」

首先，我們要舉的事實的證明就是新的人底生長，這種人是完全不受剝削，這些人是被教育成爲有着社會主義的思想，並且願意爲大衆而工作，並不像在資本主義國家里那樣把人教育成爲利己主義者。當你們來到蘇聯和他們底建設工作的時候，你們應當注意，這個新國家祇不過存立了十七年，而且是建築在毫無進步的可能的舊沙皇俄羅斯的荒蕪的國土上的。到現在爲止的進步是光輝的。我們參觀了好幾個工廠，每個廠里有三萬至三萬五千個男女工人，他們比我們在瑞典的各工廠有更自由和更好的工作待遇。每天的工作時間祇有七小時，而且休假期其甚長，有十四天乃至一月。

在農村里，我們也看到他們是做了很多工作。在沙金治下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而現在他們已經有強迫的十年學校教育。而且只有才幹和好學的人還可以再繼續受教育。他們繼續求學非但全免學費，而且在讀書時期中還可領到津貼。看到這種種，我們覺得蘇聯在教育方面所做的是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得。

還有關於禁酒，他們也做了很多的事。向來俄國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愛好喝酒的，酒徒是特別多，但現在却成爲幾乎完全禁酒的人民。這並不用法律來強制的，而是靠了實際的宣傳。

有人說，宗教在蘇聯是被壓制的，可是我敢說這全是謊話。我自己曾在那里參加過幾次宗教儀式，我相信更自由的宗教儀式是沒有了。他們只是把國家和教會分離了開來，因此每個信教的團體都不得不自負担神聖和教室的費用。

運動場，休息所，健身房一切都完備，還有育兒制度。

在旅行中，世界語幫了我很多的忙。我碰到了許多世界語同志。還可以附告的是我們到過 Sebastopol，那是個八萬住民的城市，僅在這個城里已經有二千二百個男女世界語者。（朗兒譯自瑞典 Malmö 報出版 Esp. ranto 九月號）

此方，世界語中的倒裝句法，謂語在前，主語在後，如 Venis dekkolkaj homoj 之類的句法，其實是極自然的，看見「不要頭痛，以爲文章寫得不好。我們中國話里，不但早先也有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這一類的倒裝句法，即在現下，我們也就：「來了十多個人」，如說「十多個人來了」倒不大自然了。此外的例，像：「迎面吹過來大海風」，「死了三個人」，等都是。

「世界」上 Nia Vortaro 和「片言只語」兩欄，可說是把表現法作比較研究的，可供我們的參考。此外，只好我們自己來動手了。

祝你們努力！

——柳定——

十月二十五日

波蘭農民的命運

廣闊地向着遠處伸展着綠色的稻麥。在地理平線上，四周圍圍都可以望見一片青色的森林。這一切稻田和森林都是 Krasioki 伯爵的財產。在山頂上的土地是完全沒有收成的，這就是農民的田地，如果他們除此以外還有開茅屋或二三頭牝牛和一只馬，那麼已該算是「富人」了！

土地是貧窮的，他沒有馬也沒有牛，但他有土地。是的！他是有到四分之一公頃的土地。那裏能生產的只是很小的馬鈴薯和燕麥。去年種的是馬鈴薯，今年他該播種燕麥了，他有着麥種，但是為了節省起見，從十二月起他便不吃燕麥粉做的湯。今天希馬就在播種了。

依凡是「富人」，因為他自己有一匹馬，希馬會請求依凡，借他的馬來耕他的苗地，依凡是個好人，一大早就出來了，不多一會就把希馬的苗地耕好了，（爲了報酬這工作希馬是要在依凡那裏做工）現在希馬已播完了他的燕麥種，是應當再把苗地耕一下。依凡的馬是可以來做這事的，但是依凡這時正在伯爵的田上工作，那公爵是付給人和馬的一整天的勞動三個士洛托 (Zloty) 的工資。

希馬拿了粗麻繩，把繩子兩頭綁緊在犁把的邊上拖了繩向前走。他自己耕。是的！這不是一個童話！波蘭的農民們是一向過着這樣「有趣」的生活的。

犁把常時從苗地跳出來，希馬就壓了塊石頭上去，先是一塊，後來加多到好多塊，但是一點也沒有用。終於希馬很疲倦地回家去，他從很遠就喊着「瑪麗！」立刻就出來了個瘦小的，可憐的女人，她的年齡真是個謎，也許她還是年青的呢，因為——除了拖着她的裙子的一個小孩子之外，她還有孕呢。

幫幫我外！因為我今天一定要耕好這塊地的！——希馬喊。那女人便把一塊破布包在頭上，一面用着張開的嘴吸着空氣地跟了她丈夫去了。現在他們一同工作了。女人拿了繩子和棒當心着那犁把，希馬拖着它直到滿頭大汗，才休息一會。

伯爵的稻田圍繞着他，伯爵自己並不在這裏。他住在自己的宮殿裏，在屋子周圍的七塔羅米突中，有很多的人和畜牲給他做工。希馬發怒地吐了口氣，一面咒罵着，一面還是繼續着他的工作。忽然：「上帝救救吧！」來了這一個聲音。這農民聽出這是牧師的聲音。他連身體轉也不轉一下，他憤怒地想：你的馬對於我一定是有着更多的好處的。只有他的妻子舉屈地向牧師敬禮，希馬更用力地拖着犁。牧師走着自己的路。做慢的，蠻蠻的！牧師是在這樣地罵着這農人。而希馬呢，也在暗暗地咕噥着：你這伯爵的狗，你是來喚氣味的。

呵，我的親愛的！即使是最聰敏的警察也沒有法子知道，波蘭的「反動的」農民在心目中想着的這什麼。

（翻譯自 La Lernanto, 法國出版）

蕭聰編：漢世辭典

普及本：一元五角

精裝本：二元

十一月底前 特價九折

一封初學者的信

書會緣起大吧！
使初學的同級班以後，
步的研究；
同志們能為運動做些他
要使外埠的
有機會經常
同志們同樣
一塊兒研
把目前最
級研究組
讀書通信
起來。
於九月十五
每星期六晚
為研究時間
九月二十二
間是每星期
十一點；最
幹聯常會上
組也成立
了三位同志
讀書通信組
工作。
中級組和高
由參加的同
討論各種工
我們底讀書
規定幾條規
由去家依需
幾條如左：
信組是專為
而沒有機會
同志而設
近才成立
於：改錯，
信，解答疑
信，介紹通信
後看需要可
用鋼筆寫
字體務請
以增工作效
不要兩面都
寄回的東西
開寫，以便
時，仍可將
信都請將姓
寫明
青把上次的
信底號
更改時，
前後一
附回件
是幾個人底
許多不充分
提出你的意
寄到上海卡德
號 SEL 轉交
收。

我們常說一個世界語的初學者，要求進步，第一先要
大膽。——大膽地應用世界語；講話，寫信。

在上期「世界」的「有話大家談」一欄中，從同志指出，過去在「世界」上發表的文字中，很少有初學者的試作。這是真的。為什麼我們的初學者是那樣的胆小，不
敢動筆呢？不過我們同時也知道了許多可喜的事。我們知道
有好些初學的同志，剛剛學了半年或幾個月，就馬上向
國外找通訊的朋友，大膽地寫信談論一切了。我們相信，
只有在這樣的實用中間才能真正理解到世界語這價值及其
意義，才能對於牠提起更高的興趣，才能在學習上得到更
好的成績。

這裏我們發表了一個初學者給外國同志的第一封通訊。
寫信的人是一個十五歲的女學生，信寫得很簡短，——
這樣的信不是任何一個只要學過半年時間的世界語者就應
該會寫的了麼？
——編者

K ra kamarado:

En la gazeto La Mondo mi legis vian leteron.
Mi volas korespondi kun vi.

Mi estas 15-jaraĝa, k mi lernas en la 2-a
klaso de knabin-lernejo.

Rankontu la stacion en via lernejo, mi
petas vin, k bonvolu detale skribi al mi pri tio,
kiel: Ĉu vi devas pagi al via lernejo? Ĉu vi
estas instruata de multaj instruistoj aŭ nur unu
sola instruisto? Ĉu vi ofte vizitas kinon kaj
teatron? Ĉu vi kunloĝas kun viaj gepatroj kaj
kiel via familio vivtenas sin?

En nia lando ne ĉiuj knaboj povas lerni en
lernejo. Multe da gorknaboj estas analfabetaj nur
pro ke ili estas mairiĉaj. Ili devas labori por
vivo. Ili superas same kiel iliaj gepatroj. Ni,
lernantaj en lernejoj, jam estas tre feliĉaj.

Mi kolektas la poŝmarkojn, ĵurnarojn kaj
fotojn de nia lando, kaj sendos al vi. Mi volas
intersangi kun vi, mi volas havi viajn poŝmar-
kojn, gazetojn kaj ilustritajn gazetojn kaj
poŝkartojn.

Do, mi restas atendante vian tre deziratan
leteron.

Via ĉina k-ino
Fuĝono.



展望台

△ 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第四次會員大會已於十月二十七日舉
時舉行。參加者有本埠會員六十二人，並有外埠會員，總共
參加。當場決定案十餘條，並選舉出新的執委會和編譯委
員會。晚上有聚餐，並舉行 Gaja Horo，頗為盛極一時云。

△ 「世界」九月號的文學版第三期 Nils 同志原作 Ma-
kulaĵoj de Urbo，已有人譯成中文，發表在北平現今日報
上，(十月二十九——三十日)譯者為余未。並有日本同志，
來信和「世界」編輯部接洽，把他譯成日文。

△ 「生活常識」是在十月中創刊的一種小型刊物。篇幅雖
少，內容甚為精采，用通俗化的文字灌輸給大衆進步的實
際的常識，確是時代青年的好讀物。該刊經常有關於語法問
題的文字發表，如第一期第三期及第四期上均有討論拉丁化
的文章。第三期中還有補白多篇是譯自世界語的。(該刊每期
售價八分。)

△ 上海出版的「通俗文化」半月刊最近大加革新，也成為
一個進步的優良的刊物。現選譯就被格連諾夫原著科學小
說「火星」，按此書已早有世界語譯本了。

△ 世界知識三卷三期中又有「世界語通訊」一篇，題為「
戰爭是奧里尼最後的一張紙牌」。譯者為凡士，原文載英
國出版的 Contact。

△ 廣州出版的「世界語月刊」(廣州日報附刊)自第一八
期起，改由中大雜誌社言語部李同志主編。內容頗重實語
科學，歡迎各地同志寄稿。通訊處為「廣州文明路中山大
學雜誌社」。

△ 在北平，報紙副刊上，近來常有從世界語中譯出的文章
發表。有一種相當豐富的副刊，名「每週文藝」者，第一期
即有 Ivan Vazov 之黃金殼一篇小說，係杜泰君根據世
界語譯出。

△ 英國利物浦大學現已把世界語定為正式課程之一。英國
出版的 La Laborista Esp-isto 說，利物浦大學是英國的
第一個，全世界的第二個開設世界語課的大學。這里不知道
有沒有把中國算在內。在要羅先來華時，北京大學是正式
開過世界語課的，雖然現在是久已不開了。

Himno al Revolucio,

De Robert Guerard

Ri-be-lu vi! proletoj de u-zi-noj, postu-lu!
fruktondevia la-bor'es-tu por vi la i-loj ma-ĝi-
noj, ĉe gajn'e-ga-lu kiel ĉe do-lor'. Ĉar pe-nas
brakoj kaj lacerboj vi-aj, la fe-li-ĉec'a-bli-ĝas sur la
ter', ne kri-u plu al laborantoj, ĝi-aj la ba-ron
for! feliĉ'iros sen per'. Re-vo-lu-ci'por ke la
mond' de e-ga-le-co en-tu rond'. Re-vo-lu-
ci'por je-ti for la tu-tan kaŭ-son del' do-
lor'. Re-vo-lu-ci'por ke el sciencoj, pa-ci-ĝaj
ve-nu la po-tencoj, per la a-ĝad' kaj la pa-

ci' sta-ri-ĝu ni! Re-vo-lu-ci'!

Ribelu vil kampuloj tro cedemaj
Por la akir' de l' kulturata ter',
Ne estu plu progreson evitemaj
Por vi, por ni, ĝin gardu de danĝer'.
Forprenu de la akaparistaro
La teron por ke estu ĉies ĝi,

Laboru ĝin vi la senpanularo
Al nia pen' kunigu vian vil.

Rekantajo

Ribelu vil soldatoj! la amasoj
Disbatu estrojn de la ŝovinism',
Ne estu plu la disigil' de rasoj
Ĵetanta sange ilin al ab'ism',
Pripensu, vi batalas kontraŭ savo
La via, dum strikantojn venkas vi,
Ne estu plu viktim' de via glavo
Armilojn for! fratara' venu al ni.

Rekantajo

Ribelu vil filinoj kaj patrinoj
Ne estu plu viando por plezur',
Ne nasku plu idaron sen inklinoj
Ĉar de l' infan' dependas la futur'.
La hom' sur ter' ne via mastro estu
Ne estas rajt' por devigadi vin,
Do en liber' vi vivu, sed vi restu
Plenaj de am', plibonigontaj nin.

Rekantajo

Ribelu vil ignoraj kredemuloj
Venu al lum' ĉar vin blindigis Di',
Per nia torĉ' revidu la okuloj
Por evitad' de l' nigra eklezio'.
Mensogon devas venki vero ĉian
En libr' de l' ver' lernadu kun fervor',
Tuj kiam vi klerigos, songon vian
Forpuŝos am', ĝi malaperos for.

Rekantajo

Ribelu vil entute suferhomoj
La ŝtelar', la senheredular'
Kunigu vin por la akir' de domoj
Bieno' kaj de tuta la rajtar'.
Tre grandaj kredas vi ĉiujn sinjorojn
Ĉar la erar' kaj tim' subigas vin,
Ĉar al tiran' oferas vi la korojn
Ekstaru jam! superos vi en fin'.

Rekantajo

El la franca tradukis Liber.

本會由協會
生，經選定
爐，Sumo，
五同志為編
工作，並擬
計劃於後：

1. 講習班

(樂嘉)

月出版

2. 怎樣

(周)

月出版

3. 文法研

(Tikos

出版)

4. 對譯

(編者)

明年四

本會為集

內世界語

，特於第一

下列要案，

，予以各方

示共策進行

第一

1. 通過

。 致函

同志接洽

作品之編

3. 請全

面提示各

見。

4. 同志

稿件要求

，本會得

力援助之。

上海世界

編譯

徵

本會接

，擬

會歌，

求歌詞。

請配製，

更

踴躍應為

上海卡德

路

上海世界

語

！



文學版
第四號

NOKTO EN SUDA LANDO

Verkis Ejuv
elŝinigis S. J. Zee

La rivero, kiu malsupren torrentis en la intermonton, tondris laŭtakte, kaj lulis la ĉi-tiesajn montojn kaj valojn en profundnoktan sonĝon, kiel oni lulas infanon.

Bluaj montpintoj kuŝis milde, trankvile sub la stela ĉielo.

La lunlumo kolektiĝis kvazaŭ akvo sur la kvietaj korto kaj pentris sur ĝi siluetojn de sen-nombraj bovoj kaj ŝafoj, kaj ĉie regis la kraket-bruo estiĝanta de vostvingado kaj maĉado je fojno, kvazaŭ pluveto susurus sur junaj rizoj.

Kampafiro saltetis dormeme. Ĉirkaŭ ĝi noktogardantaj paŝtistoj relieŝigis rozkolore, kiuj, kaŭrante kun bambua pipo pendanta sur la buŝo, ĉirkaŭprenis la genuojn per ambaŭ manoj, kaj la lacajn sed trankvilajn vizaĝojn turnis supren.

Peĉe nigre estis sub la mangiferoj, el kie milda kaj melankolia kantvoĉo de juna knabino fluis.

Sur la montodeklivo staris nigra malgranda domo laŭ eŭropa modo. Blindige blankan lunon vomis gaslampe, kiu tiom brilis kvazaŭ por imponi al la kabanaĉoj malsupre.

Alta homfiguro piediris sub la deklivo, ŝanceliĝante. Tiom ebria, melodion li zumis ankoraŭ. Tra la foliaro gutetis pluvo de lunlumo kaj kribrigiĝis dise-mise sur liajn veston kaj harojn.

Kompreneble li ĵus ebrigiĝis en iu luksa klubodomo. Sed la anglajn knabinojn brilantajn kun sorĉaj bluaj okuloj el lia nasklando li jam plene forgesis.

La montloĝantaj knabinoj de la suda lando havas la aromon de l' Sudo, ili odoras je kafe, kokoso kaj banano. Nigra hararo, nigraj okuloj kaj nigraj dentoj jam naĝis antaŭ liaj okuloj. Kaj eburkoloraj ridkavetoj kun ĉeno da flirtantaj ridoj jam tiklis lian ebrian koron.

Tiun nokton li volis surprizekapti refoje unu tian, kaj ĝuste al tia loko: sub la mangiferoj, sub la banan-arboj, sub la kokosarboj, . . nun li iris.

II

“Mi kun vi, ni du solaj,
En pavoplumaj vestoj multkoloraj,
Flugu, flugu al la montoj foraj!”

La kantvoĉo portata de la malvarmeta nokta vento enblovis la kabanon.

La kolo de la maljunulo rektiĝis, kaj akvo okŝprucis el la argila kruĉo alĝlueiginta al la buŝo; sekvis spasmado de akuta tusado. Poste li kriis, ŝikse rigardante la maljunulinon tiel furioze, ke la nigre brunaj okuloj preskaŭ saltis el la orbitoj.

“Aŭskultu, aŭskultu, ŝi kantas ankoraŭ!”

La maljunulino ŝpintis plenuŝon da areka suko, tre malkontenta, en aliaj tagoj, ŝi levus velkintan fingron, minacante al la nazpinto de la maljunulo, kaj satskoldus.

“Ĉu ni ne faris la samon? vi maljuna stultulo!”

Sed nun, kiam ŝi ĵetis al li rigardon, tuĝ moliĝis la ĵus hardiĝinta koro kiu volis paroli

por la filino. Ŝi transprenis la akvokruĉon kiu tremis en la maljunaj palmoŝelecaj manoj, kaj kun akve milda rigardo diris karese, mallaŭte: “Ja necesas iel puni tiun sovaĝan ĉevalon!” “Puni? Ĉu ne, ĉu ne, oni refoje ofendus vian kortezoron?”

La maljunulino, ekpintigante sian sendentan buŝon, volis reĵeti al li kelkajn kolerajn vortojn, tamen ŝi denove turnis la vizaĝon for kaj rigardis eksteren, ŝi jam nenion povis diri.

Plena silento en la bovstalo sub la leviĝinta luno. La granda fajro kiun oni kutime faris por la bovoj kiam enfalis la nokto, forestis. Kaj pro tio la moskitoj tie kantis kaj dancis ĝoje. La bubalo nun mildaj grandaj okuloj nun estus en iu malproksima urbo, langvoro kuŝanta antaŭ netuŝita fojn-amaso, kaj sopirus al sia maljuna mastro.

Tiun tagon, la maljunulo baraktis inte dekkelkaj karbenigraj manoj, kaj blokis sen-espere la stalporondan per sia korpo, kaj plorkriegis per ŝaŭmanta buŝo kvazaŭ frenezulo:

“Ne estas, ke mi ne volas pagi! ne estas, ke mi ne volas pagi!”

La sceno de la forpremo de la bubalo kaj la bruteco de la hindaj policanoj ree atakis ŝian korpon, kaj larmgutoj jam ŝtele sidis sur ŝiaj okulanguloj.

La malvarma akvo en la kruĉo elfluis laŭ la manoj, kaj arĝente blanka lumstreko brilis en la pala lunlumo, kiu eniris oblikve. La maljunulo, malbonhumore, zonia kretonan jupon ĉirkaŭ la talion, tiel ke la sur la gambo tatuita desegno de blua drako montris sin nebulace en la lunlumo. Li tenis klapon el palma trunko post sia dorso, kaj ĵetinte rigardon al la enpen-siĝinta maljunulino, li eliris sur piedpintoj, kaj direktis sin al la subumbro de arboj sub la luno.

III

“Jam morgaŭ eble ni la vivon perdos,
Jam morgaŭ eble diros ni adiaŭ.”

Rimarkinte, ke ĝi ne estas la kantvoĉo de la filino, li haltis subite siajn paŝojn, per kiuj li volis sin ĵeti al la du ombroj sub la arbo.

Iom kvietiginte la korbaton kaj spiregon, li returnis kiel kutime, kaj iris malbenante:

“Aĉetante salan fiŝon por ĝin forliverigi, vi eĉ ne distingas la morton de la vivo, vi eĉ ne distingas la morton de la vivo!”

“Tamen firme ni brakumu
Por hodiaŭ, por hodiaŭ!”

Ŝi kantis ĉiam ankoraŭ, nur pli mallaŭte; dume la du sidantaj ombroj ekstaris kaj forŝteligis.

Kie kaŝis sin la knabinaĉo? La maljunulo, kolerega kaj laŭginta, ĵete sidigis sin sub kokos-arbo, ne plu zorgante pri tio, ke la kretona jupo disterniĝas ĉirkaŭ la lumbro. De tempo al tempo li grumbliis malbonhumore:

“Tia jaro! tia jaro!”

Tra la kokosfolioj kiuj similis al disrompitaj ombreloj, falis palaj lunradioj, kaj des pli malgaja aspektis la ĉirkaŭaĵo de la maljunulo.

La kantvoĉo el proksime eksilentiĝis, nur serpentoj siblis inter la herbaro.

Li subite levis ambaŭ manojn kontraŭ la ĉielo kaj preĝis kortuŝe:

“Ho, vera reĝo de Birmo, kial . . . kial vi ankoraŭ ne leviĝas?”

En 1930 . . . aŭ 1931, Birmo ne plu apartenas al Britoj! Birmo trairos metamorfozon!

Migranta ĉarlatano, post la aŭgurado, tion diris flustre.

Ankaŭ la ŝefa bonzo de Templo de Ora Pagodo diris tion flustre post la prediko.

Kvankam la novaĵo eliris nur mallaŭte, tamen ĝi grandioze kaj ondsimile rapidis de kabano al kabano.

Apud kokosombumita puto, duonnuda banantino forgesis ĉerpi akvon kaj kaptante apudestaran tan viron, kiu estis sin frotanta per bantuko, demandis sevoleme:

“Ĉu efektive? ĉu efektive?”

Ankaŭ maljunulino forgesis la kokojn ĉirkaŭ si, kaj forĵetinte la grenkorbon ŝi postkuris la kraĉeman filon kaj skoldis kun mal-trankvilego:

“Ĉu vi volas vin kompromiti! Ne babilaĉul bonvole ne babilaĉul!”

La tempo estis malfacila.

Kaj homoj estis malgajaj.

Kiu povus sin reteni de babilaĉo?

En la firma brusto de la kamparanoj ekbrulis la fajro de espero.

Ne povis ĝin forlavi la rivero.

Nek la marondoj povis ĝin estingi.

Ja kiu povus ĝin subpremi? Ĝi ĉiam pli kaj pli disvastiĝis.

Ĉie en la vilaĝoj kaj urboj, proksimaj kaj malproksimaj, ĉiuj kvazaŭ kondamnitaj al ne-evitebla sorto, ekbrulis la fajro de espero, kaj leviĝis fuma flamo de ribelo.

“Ho, vera reĝo de Birmo, kial vi ankoraŭ ne leviĝas? kial vi ankoraŭ ne leviĝis!”

Krom la murmura, ripetata preĝado kaj la malgajaj, kortuŝaj ĝemspiroj, ĉirkaŭe regis morta silento.

Nur malproksime, juna viro kantis plengorge, kies voĉo ĉiam flirtadis al la direkto de la riverbordo.

“Ne maltrankviliĝu pro mi!
Mi estas ido de tigro en la montoj,
Kaj kreskis en kuŝejo de elefantoj,
Kaj ludis kun krokodiloj inter ondoj,
Kaj”

Pli kaj pli mallaŭta, la voĉo estis baldaŭ englutita de la muĝado de l' intermonta rivero.

IV

Elektra poŝlampe elĵetis akran brilon, kiu same ebria kiel sia korpulenta mastro, flagris malcerte en la ombraj lokoj. Ĝin ekvidinte, la junulo forŝteliris senbrue.

Noktaj birdoj kiuj dormis inter la branĉaro, ekpeditis por surprizo kaj interpuŝiĝe kun la branĉoj ili ĵetigis en la lunlumon kaj rondflugis konfuze; momenton poste ili ree sin ĵetis en arbombron malproksiman.

La dikulo estis ankoraŭ tie ebria. Li iris ŝanceliĝante kaj zumis iun melodion el Rio Rita. De tempo al tempo alflugis malantaŭ lin ŝtonetoj, jen pretersibante lian oreleon, jen pretersibante lian oreleon, jen falante en herbaron, sed li konsolis pri nenio.

La junulo sekvis lin je kelka distanco kaj kaŝridis malice.

La maljunulo kaŝiris en la ombro de kokos-arbo kaj dormis kapklina, la palma klabo estis

編集世界語
籍以明信片
茲已出 Hi-
rozo, Tra la
每張售洋二
一分, 可向
平坊中國世

書書店

書
價

廉售
...\$ 0.70

文選...0.40

...0.15

...0.20

Esperanto-
glossar-Exper-
Dictionary
... 0.80

(天文學)...

... 0.12

十二月十

日

享受優待折

覽另加八分

路永平坊

店

訂本

...\$ 1.00

... 0.30

... 0.50

... 0.50

年所存不多

速!

路永平坊

書店

適用

簿封

...\$ 0.15

...\$ 0.15

...\$ 0.15

...\$ 0.15

...\$ 0.15

...\$ 0.15

...\$ 0.15

...\$ 0.15

...\$ 0.15

...\$ 0.15

...\$ 0.15

lasita flanke, tiel ke li senreziste fariĝis kaptito de la dikulo, kaj jam bele vizitis antaŭ liaj nebuliĝintaj okuloj.

La velkinta korpo de la maljunulo estis tuj ĉirkaŭprenite en lia sino; samtempe du vilaj manoj trapalpadis obscene la tutan korpon; la malligita kretona jupo estis tirita malsupren ĝis sub la genuoj.

Li estis tuj vekita kaj saltleviĝis insultegante kun indigno kaj abomeno. Li ekkaptis la klubon kaj batis trafe-maltrafe kun tuta forto.

La kranio de la dikulo tuŝita de la klubo rompiĝis iukole. Vila manego kolere eliris pistolon el poŝo kaj pafis antaŭ sin. Ĉe l' pafu, la maljunulo falis renversen en la ekbrilo; tiam, la korpo vivinta 45 jarojn sur la tero baraktis en la ombro de la kokos-arbo kaj elversis sian lastan guton de vivsang.

Noktaj ĵiridoj el proksime kaj malproksime disflugis terurite el la arbaroj kaj bruege tumultis en la hela noktaero. Ankaŭ la songantaj montpintoj estis vekitaj. Kaj la steloj sur la blua ĉielo palpebrumis malsecene.

Junuloj, ĉiu kun torĉo en mano, rapidis al la kokos-arbo. En ĉies koro brulis la flamo de kolero kaj venĝemo, samkiel la torĉoj en iliaj manoj.

En la torĉumo vidigiĝis figuro de nudpieda knabino en jupo brodita per flordeseĝoj. Ŝi kaŭris sin klinante super la maljunulo kaj plorigis, la kovritajn de blua vesto ŝultrojn tirante. La granda hartubero sur la kapo jam distalis komplete, kaj neĝblanka ronda floro sur la vestantaŭo falis sur la sanganta brusto kaj ruĝiĝis petalo post petalo.

La dikulo estis ĉirkaŭita de kolera rigardoj, la kapo kovrita de krispaj blondaj haroj sangis ankoraŭ kaj la sango fluante malsupren ruĝiĝis la duonon de la vizaĝo. En la mano li tenis sovaĝe la repafopretan pistolon, el kies fauko kvazaŭ eligis la minacvorto:

"Mortos kiu venos!"

Vidante, ke la maljunulo mortis tiel mizere kaj la amatino ploras tiel korektevante, jen junulo en zonita jupo sin ĵetis al li kvazaŭ leono. Antaŭ ol la dikulo povis repafi, alia junulo levis subite lian manon kune kun la pistolo. Pufi kuglo flugis al la ĉielo.

La amaso, konsternite, retiriĝis flanken. Sed en alia sekundo la dikulo jam falsis ĉe la piedojn de l' du junuloj, kaj ĉiuj eksaltis kaj regalas lin per furioza bastado.

Sennombraj pugnoj kaj piedoj pluvis sur tiun blankan karnopecon por eligi siajn koleron kaj abomenon jam dum kelkdek jaroj sufokitajn.

V

Kia maljustega vilaĝestro, tiu damninda Mudia!

Kia senkora vilaĝestro, tiu damninda Mudia!

Li enlistigis la nomon de la lama Momosan inter la ribeluloj—sed li ne kontentiĝis ankoraŭ.

Li enlistigis ankaŭ la nomon de la malsana Oĝjo-U—sed li ankoraŭ ne kontentiĝis.

Fine li eĉ citis inter ili la nomon de la paŝtisto kiu ĵus venis nur pro viden:

"Mi ĵus venis, vilaĝestro, mi ne ĉeestis la okazaĵon, mi ne ĉeestis, mi ne..."

La paŝtisto kaptis la aktoverdan silkujpon de l' vilaĝestro ne elastone, kaj plorkriis, lia voĉo preskaŭ raukiĝis pro timo kaj indigno.

Tiu damninda, malgrasa maljunulaĉo, met-

inte la nomliston de la ribeluloj en la sinon, insultadis furioze:

"Bone ja, ĉiuj malkonfesas, ĉiuj! Kaj mi sole ricevu la punon por vi? ... al la diablo, vi ĉiuj estas senkapigindaj!"

Li renversis per piedbato la paŝtiston kiu retenis lin kaj forpaŝis kolere.

La paŝtisto tro ekscitita de indigno kaj malamo, ekkaptis grandan ŝtonon, la dentojn kunpremanante, sin ĵetis antaŭen malespere.

"Lin mortbatu!"

"Lin mortbatu!"

La junuloj, kies nomo estis en la listo, krevante kiel balono pro la plenventro da kole-rego, ĉiuj tondris kaj levis pugnoj por helpi la bravulon—la paŝtiston.

Ĉiuj pensis en si:

Kiu dum tuta monato venis ĉiutage kun la policanoj rabi de ili la grenon—estis li, Mudial! Kiu venis ĉiutage kun la policanoj forpreni de ili bovojn—estis li, Mudias!

Tiam kelkdeko da pugnoj des pli furioze kaj krucele plavis sur lin.

Tiam la sklavigitaj kaj inertema vilaĝo tuj falis en la kirlon de malordego, kaj plu elrampi ne povis.

Ĉiuj viroj, virinoj kaj infanoj de tiu ĉi momento rektigis siajn dorsojn, levis siajn kapojn kaj ŝirrompis ĉiujn katenojn.

Ĵetinte la stolon sur la divanon kaj la rozaron ĉe l' piedon de budastatuo, ankaŭ la bonzoj venis partopreni en ĝi.

La standardo de l' releviganta Birmo, kiu

jam pretiĝis de Dio scias kiomlonge, estis hinita en la sama nokto, kaj pendis super la arboj apud la Templo de Ora Pagodo, firtante.

Sur la standardo pentriĝis la bildo de terura, sed glorinda batalo. Ĝi firtis, firtadis... Jen ĉies vejno svelis, kaj ĉies koro.

Kaj la imperialismo, kiu ĝis nun regis Birmo, fariĝis agonianta, sed ankoraŭ baraktanta vipuro.

Dum la popolo de la releviganta Birmo—flugia dio kun pinta buŝo.

La dio kaj la vipuro estas en terura luktago. Ĉiuj maljunuloj, junuloj kaj virinoj... atendis, atendis kvazaŭ ŝprucus el ili nova forto. Kaj ili kredis des pli firme:

Birmo ne plu apartenos al Britoj.

Birmo trairos metamorfozon.

Tiam ĉiuj konvenis en la salonego de la Templo, faris ĵuron, drinkis sanktan akvon, kaj tatus sur la manradiko gloraĵn vortojn, de nun ili ĉiuj fariĝis batalantoj de Dio.

VI

Ĉie en proksimaj kaj malproksimaj vilaĝoj oni levis tian standardon.

Ĉie en proksimaj kaj malproksimaj vilaĝoj ekaplodis la batalo.

Antaŭe marŝis la bonzoj, kaj belvis la batalantoj de Dio.

*Ĉina proverbo, kiu signifas, ke oni sin amuzas ne konsiante pri la minacanta al li danĝero.

片言只語

看了第三年第九號編後漫語, 覺得每一個同志都應負起供給稿子給「片言只語」的責任; 讀了盧同志的作品, 我的興趣便更提起來了。自己平日讀書亦有拿紅鉛筆劃認為好的字句的習慣。後面抄錄的是從Goppel 譯的 Vagabondo Kaj Sinjorino 裏。(張廣楨)

△ Jacqueline diferencigis je nenio de la ceteraj sinjorinoj, 與其餘的姑娘, 毫無區別。

△ Ĉar nun li povis ĉion toleri exceptante solecon. 他現在除了孤獨以外一切都能忍受

△ Ĉiam ŝeestas fremdaj personoj, kiuj malebligis al ili malkaŝti paroli, Malebligis 即使之不可能意。譯成中文, 就是阻礙他們私語。

△ Vi celas tion, kiu posedas la MakaJozefordenon? Celi 中文字典上解作「目的」, 此處意為「你指他嗎?」

△ Ŝia koro batis simile al tiu de timigita, malgranda birdo。她的心像驚弓的小鳥般跳動。

△ Tio estigis tute novan situacion. 這事造成全新的形勢。

△ Subite Conny brufermis la libron. Fermi 而有 bru, 可譯作「用勁地合起」。

△ Velure sternigis la nokto super la lando. 夜像天鵝絨般展開在那國度裏。

△ Ŝi aŭdis bone la tremon de sia sango. 清楚地她聽到自己的血的戰抖聲。

△ La luno brilis kaj banis la vizaĝon de l' dormanto en lakta blankeco. Bani 意本是洗浴。此處可譯成「在那入睡的人底臉上蒙上一層乳白色」。

△ Amo estis por li frazaĵo, kiun eble jam nur uzas poetoj por pleniĝi la paĝojn. 他覺得, 也許愛已祇為詩人充實詩句的材料。

△ La muroj saĝis veni al li. 碰壁

△ Li aspektis kiel centjarulo. 百歲之人可解作死人。

△ Kiam li ekstaris, li estis viro pimaljunji. inta je dudek jaroj 老了二十年。言人遭過重大不幸的打擊後, 臉孔像老了許多。

△ Tiu homo ne valoras, ke vi ploru unu larmon. 那人沒有價值使你落一滴淚。言那人卑鄙的程度至人們不會同情他。

△ La kazino de Monte Carlo briletis simile al fabela kastelo super la maro. 海市蜃樓。

△ Ŝia menso por sinjoro Clifford estis bato en akvon. 打在水裏可譯作石沉大海。

△ Ŝi ludis aŭtomate kaj sen interna partopreno。心不在焉。

△ Vivo sen Conny Osinn por mi ne estas vivo。仿一句公子哥兒的肉麻情話: 「沒有你, 我真活不下。」

△ Kiam vi tiel neatendite aperis sur la strato, mi rigardis tion destino de l' Ĉielo. 我看做那是天賜的幸運。

△ Por mono estas multo, et ĉio, farebla. 金錢萬能。

△ Lia voĉo volis rifuzi obeon. 不由自主。

△ Ĉar tiu knabino havas stonan koron moligeblian nur per miraklo. 祇有用奇跡才能感動的鑽石心腸。

有話大家說

有話大家說, 我不會沒有份兒。現在我有話對大家說, 說一說「出版」這件事情。在一般心理, 都以「出版」是書店與出版社的事情, 非個人。可是在世界語圈子裏, 所謂世界語書店出版社, 也不過是幾個人做的事情, 有時能力有限, 不能源源多出版。而在個人方面, 有的同志「才」有「錢」不要, 不高興做出版生意, 甚至有故意表示清高, 說人家出版賺錢委實不大好向。結果, 因為不看見有多少書出來, 大家都說「國內世界語出版界的沉寂」, 說這一句話的人, 連粵語人家出版書籍的人也在其內。

既然覺得沉寂, 理應大家打破。這打破的責任, 照我說來, 不能祇單靠書店與出版社, 而應該在每一個個人身上。每一個同志, 要是有能力來著譯或編輯一些什麼東西, 不妨努力幹去, 可能的話, 最好能以白紙出版, 不可能的話, 還得想其他的辦法。要是每一個有能力的同志, 不要多, 假使每人每年能出一本書, 成績就很可觀。所謂「沉寂」, 也就變為「熱鬧」, 那不是很好嗎? 我談得很好。或許大家都以為很好。(周嘉)

RAKONTO PRI EDZIGO

Originale verkis *Cycio Mars*

Tiujn ĉi tagojn Grandkapo Ma Fan estas libera, tute libera. Kiel vilaĝo lernejmastro aŭ "legoscia sinjoro" kiu ĉiam sin okupas pri la oficiala afero inter la vilaĝoj, tiel li, kun suligita frunto, mallevitaj okuloj, enpensante promenas sur la ŝoseo preter la vilaĝo. Kiam li vidas servistinojn pioĉantan en la kampo aŭ maljunan mastrinon lavantan vestaĵojn apud la lageto, li nepre aliras al ŝi, por iom babili. Ke li elektas virinojn kiel liajn alparolantojn estas pro tio, ke ili scias la "familian aferon" pli bone ol la ordinaraj viroj. Sed inoj estas ĉiam aferoplenaj, ili ne volas klaĉadi por sufiĉe longa tempo; tial li ofte foriris tute nekontente. Sed tiun matenon vidigis sur monteto la babilema, maljuna Korvo, la mastrino de l' vermiĉelejo, kiu estis paŝtanta la malgrasan azenon. Rekoninte ŝian ombron, li tuj apudigis. Kaj kvazaŭ mirplene haltis antaŭ ŝi.

—Al Onjo Liŭ, vi estas tiel laborema, riĉeco baldaŭ venos al vi.

—O! Onklo Ma—la mastrino eklevis la kapon kaj ridete diris,—dankojn pro via komplimento. Sed . . . nu, mizera kia mi, ĉe revon pri riĉeco ne posedas!

Post kelkaj tiaj kromvortoj Ma Fan silentis. La paro da malgrandaj, rondetaj okuloj ekturigas rapide en liaj okulokavoj. Kiel kutime li tiam englutis kelkajn gutetojn da salivo kaj komencis eligi la samajn vortojn:

—Onjo Liŭ, kiel vi opinias pri mi? . . .

La vermiĉeleja mastrino fikse rigardis liajn malgrandan okulparon por momento kaj ridetis.

—O, vi estas benita homo,—la bonkora virino laŭkute laŭdis la maljunulon.—Feliĉo baldaŭ falos sur vi.

Kun rideto ŝvebanta ĉe la lipoj Grandkapo Ma Fan enmetis la komplimentajn vortojn en la orelojn. Tamen li ŝajnigante ne kredi kapuskuis.

—Kie venos la feliĉo? mizera kia mi!—Ma Fan modeste neis.

—Ne tiel diru,—la mastrino tordis sian buŝon.—Ĉu ne estas, ke vi jam alproprigis al vi edzinon! La edzino, tiel obeama, laborema, modesta! Kaj la bona Dio sendos al vi dikian filon.

—Obeama, ŝajnas al vi? . . . Nu, tute mia, ŝia koro ne okupiĝas pri iu alia plu . . . nu?

—Ajaja, vi estas tiel nervema,—la korvo komencis klaki.—Kiun ŝi plu amos, preskaŭ kvindek—jarulino? hahaha . . .

—Ke la bona Dio . . .?—Ma Fan iom ruĝiĝis de la ridego de la maljuna Korvo, tamen li plue fluste demandis.

—Jes, ŝia ventro ja rondiĝas.

Tiam la suno jam moviĝetadis superen al la alta morusarbo apud la kampo sub la monteto. La babilema mastrino ekmemoris, ke ŝi jam maltraus por prepari la matenmanĝon, eble la sovaĝa mastro jam furiozas en la kuirejo, en kiu la malnovaĵ mebloj estas tiel rompeblaj! Tial ŝi rapide aldonis:

—Baldaŭ venos al vi dika infaneto.

Kaj ŝi sin turnis kaj komencis iri hejmen.

—Dank' al via bona deziro, tio eble efektive okazus.

Ankaŭ Grandkapo Ma Fan foriris. Denove li rondvagis preter la vilaĝo por momento. Renkontinte neniu kun kiu li povis konsulti, li sin trenis hejmen. Ĉe la pordo li unuavide

fiksis la okulojn al la edzinon.

La maljuna virino sidas ĉe la forno, zorge preparas la kaĉon. Ŝi ne vidis la eniranton.

La staris senvorte kaj atentis pri sia ventro. Ĝi ne estas ronda kiel la maljuna Korvo diris.

—Ĉu eble? . . . Ne . . . ne . . . —Ma Fan iom dubis en si mem.

La edzino susure, malvigle laboretis. Ŝi jen ŝovis faskon da pajlo en la fajrujon, jen ĝemis supren levante la vizaĝon. La vizaĝo, nu, ne estas tiel belaspekta: vaksflava, faltoplana, nigre makulita en la kaŭtosulketoj pro fumaĵo kaj polvo . . . Kaj la okuloj ankaŭ ne estas akvokolora, ili jam malheligis en la ŝvelantaj palpebroj . . .

—Ne eble . . . tiel maljuna!

Ma Fan balbutis kaj balancis la grandan kapon.

Aŭdinte la murmuron, la maljunulo surprizite levis la kapon kaj vidis la edzinon, starantan ĉe la pordo. Ŝi lin gapiis senvorte por momento. Sur la vangoj kaj en la okuloj ne vidigis florec, kio devas aperj ordinare ĉe la nova edzino, edziniĝinta ne pli ol tri monatojn. La nova geedza paro interrigardis. Sen ruĝiĝo la edzino malsupren jetis la rigardon kaj denove ŝovis faskon da pajlo en la fajrujon.

Iom malespere la brovoj de Ma Fan kuntiriĝis.

Li enpaŝis, sidis sur la tri pieda seĝo, metante la kapon en la manoj. Post mallonga

tempo la rizkaĉo jam estis bone elboligita. La edzino ĉiam silentema senvorte ĉerpis pelvon da kaĉo kaj ĝin metis sur la tablo. Ma Fan altabliligis; teninte la pelvon en la manoj, li komencis mangi. Dum la manĝado li ofte ŝtelrigardis la edzinon.

La edzino ne estas tiel delikata kiel la ordinaraj sinjorinoj koncerne manĝadon. Kiel almozulino malsatanta por longa tempo ŝi manĝegis, pelvon post pelvo.

—Nu, ŝi devas naski . . . —Ma Fan kapiĝis al si mem,—ŝi ja manĝegis kiel fortika vito.

Kaj Grandkapo Ma Fan sentis iom kontenta kaj esperhava.

2

Grandkapo Ma Fan estas feliĉa, tiel diras multaj vilaĝanoj, ĉar li, estante maljuna kampo dungito* kvindeksejara, alproprigis al si edzinon, kvankam laŭdire maljunan, sen granda elspezo kaj ia ajn malfacilaĵo. Ankaŭ Ma Fan pensis sin bonŝanca, li ja tro facile akiris la edzinon. La motivo de l' edziĝo estas hazarda kaj la procedo, simpla.

Estis iu pluva tago, kiam la nevo Huan Fukvei, la filo de lia mortinta kara fratino, vizitis lin, irinte vojon pli ol du kilometrojn malproksime de la onklo. Tio estas speciale malofta afero, ĉar la junulo, kiu devas nutri la familion konsistanta el kvin membroj ĉiam ok



Giganta konstruado de socialismo

現代中

辭

特價九

周莊萍徐文

現代中文世

以來，如獲

烈的贊賞，

新穎，譯

富，印制

界語運動二

算得是一部

的漢世辭典

門霍夫羅展

動起見，定

價九折(定

月。各地同

從速！因據

知，以印聯

後決不能一

寄費普通

角三分中國

售

曙光日

敝社編印

辭典出版

地同志來

訂書報，

版計劃，

敝社以

作答，

此作

鑒諒是幸

版世界語新

售或代訂書

出版計劃

。但在明年

，有「現

及「對譯書

用世界語寫

三本社編

四敝社印行

地世界團體

社通信處為

七九號，請

世界等信箱

upigas en la kampafero. La vizito estas ĝojinda por la parenca onklo. Por distri la gaston, lian solan parencon, Ma Fan malgraŭ la grumblo de l' mastro forlasis sian laboron kaj iris al sia ĉornejo, ĉambro apud la bovstalo. Tie li klaĉis kun la junulo pri ĉiu temo interesa. Fumante la pipon kaj babilante, oni sentis nedireble ĝoja.

—Hej, onkĉjo,—ekrigardante la vizaĝon de l' onklo ion ekmemoras la neve kaj kun voĉo serioza li diris,—vi vere maljuniĝas! Vi devas ripozi por ke iom ĝuu en la mondo, vi ja ankaŭ estas homo. Kaj tio kio estas speciale necesa por vi, estas havi edzinon. Ŝi ne nur kuiras por vi kaj filkos viajn vestaĵojn, por ke vi estu komforta; sed, kara onkĉjo, ŝi nasku al vi filon, kiu kontinuos vian familian kaj estu via sola apogo dum vi ne povos labori plu.

Aŭdinte la neatenditajn vortojn, la mieno de Ma Fan tuj serioziĝis. Sed li ne tuj eĉis la junulon. Kvazaŭ ion konsiderante li kapkluis.

Por montri ke liaj vortoj ne estas tiel same sensignifaj kiel tiuj de la ordinara vilaĝanino, la zorgema junulo gravmieno menciis la frazojn de l' duonsaĝulo Meneifus, kiujn li iufoje ŝtel-aŭdis de ia vilaĝlerneja mastro:

—Estas tri aferoj, kiuj montras la homon ne fila al siaj antaŭuloj. Senfileco de tiu homo estas la unua. Hej, pensu pri la vortoj de nia duonsaĝulo!

Ma Fan ankoraŭ tenis sian grandan kapon klinantan. La junulo stulte lin rigardante, atendante lian opinion pri liaj vortoj, jam englutis kelkajn gutojn da salivo kaj malpacienĉiĝis.

—Nu, jes ja,—post momento de pripensado Ma Fan palpante la barbeton kaj kapesante eklaŭdis la junulon pri lia saĝeco,—viaj vortoj estas tute pravaj. Mi devas havi filon. Mi, solulo, devas havi filon almenaŭ por ripari mian tombon post mia morto. Mi jam elsuferis en tiu ĉi mondo, mi devos ripozi prizorgate en la subtera mondo. Mi estas senapogulo.

Kaj la problemo de edziĝo rememorigas al l' multajn pasintaĵojn. La patro estis kampdungito kulturenta la kampojn por diversaj mastroj dum sia vivo. La patrino, servistino. La famileto estis malriĉa, havanta nenion, Ĥun someron fiolero vizitis ilin. Pro manko de mono por venigi la kuraciston la geedzaj ambaŭ mortis de la infekta malsano. Ma Fan mem, de la aĝo dekkvinjara, fariĝis bovpaŝtisto, senpage laboranta por la bienmastro. Post dek ses li estis dungita kiel kampdungito. Tiam oni al li pagis dek mil monerojn poĵare. En la dudek jaraĝo, en la somero li grave malsanis pro trolaboro. Li ekŝiĝis por ripozi. Sed kiam li resaniĝis, jam estis post la aŭtuna rikolto; neniu bezonas kampdungiton plu. Vagante de vilaĝo al vilaĝo li travivis la vintron malsata. La venontan printempon li malfacile trovis iun novan mastron, kaj li kiam eble zorgeme laboregis, por ke li ne plu perdu la okupon. Li ŝparadas iom da mono por maljuneo kaj eventuala malsano. Sed la mono estas tiel malfacile akirebla kaj da ŝparita estas tiel malmulte. Kiu scias, kiam da jaroj li vivos post li perdos la laborkapablon? Kiu povas garanti, ke li ne malsanos?

Post kontinigi la familion postlasita de la kompatindaj gepatroj oni devas edziĝi; por la maljuneo venonta oni des pli devas edziĝi. Ma Fan tiel pensis. Kaj li je la unua fojo komecensis konsideri sian devon kiel membro de la familio Ma.

—Mi devas havi filon!

La voĉo estas decida.

Kaj la novaĵo pri lia volo de edziĝo disvastiĝis en la vilaĝoj. Iun tagon venis al li Nigra Hundo Ĉan, lia malnova amiko. La amiko haltis ĉe la kampo, kiun Grandkapo Ma Fan estis pluganta; kaj, kun oficiala mieno, li mallaŭte demandis Ma Fan post kelkaj kromvortoj:

—Ke vi volas edziĝi! . . .

Ma Fan haltigis sian bovon, rektigis sian dorson, kaj, apogetante la manojn sur la tenilo de la plugilo, stulte rigardis la amikon pro la neatendita demando.

—Mi havas tian intencon, sed, sedd . . . kial do vi scias la aferon?

—He, he . . . —La ulo bonhumore ridetis,—kio povas forlugi preter la oreloj de Nigra Hundo? Li estas eksterordinara homo, kiu kapablis kapti eĉ venton preterflugantan. Nu, returnu al la serioza afero. Malnova amiko, ĉu vi vere havas la intencon?

—Certe.—Ma Fan serioziĝis la mienon.—Kiel ni estas bonaj amikoj, mi ne devas mensogi al vi. Certe mi havas la intencon.

—Do, feliĉan vinon de vi mi volu drinki,—la nigra ulo ridis.—Mi provu plenumi vian deziron.

Kaj Nigra Hundo Ĉan kun vervo rakontis al li pri iu virino, kiun li konas. Ŝi estas vidvino de iu mortinta farmulo, bona amiko de Nigra Hundo. Tiu ulo estas stranga homo. L' estante malriĉa farmulo ofte ne dece kaj obeeme kondutis, li ŝatosa drinki. Iun[tagon post la aŭtuna rikolto li laŭkutime invitis la maljunan bienestron al sia domo por esprimi siajn estimon kaj dankon. Dum la tagmanĝo li riĉe regalas la maljunulon per rostitaj kokinoj, aromigita porkvianado, fritaj fiŝoj kaj aliaj bongustaj vegetaĵoj kaj buljono. Unue li modeste kaj humile servis al li la mastron vinon kaj poste al si mem. Sed post kelkaj glasoj li ruĝiĝis, kaj perdis la humoron. Li saltis levis de la benko. Kun pugnita mano li forte batis la tablon kaj raukvoĉe muĝis al la maljuna mastro.

—Vi, maljunuloĉo, ĉiam nin ekspluatas. Rememoru, lastan aŭtunon vi forprenis perforte mian tutan rikoltaĵon, mia familio trasuferis la vintron kaj tiun ĉi printempon malsata. Vi, senkorulaĉo. Jen mi donas al vi finkalkulon.

Kaj li svingis la pugnon preter la nazo de l' mastro.

La mastro protektante sian nazon konsterne forkuris eksteren. Li freneze kriis kaj alvokis la vilaĝestron, sian amikon. La vilaĝestro alvenis kun kelkaj fortikaj junuloj. La ebrianta farmulo estis ligita kaj sendita al la guberniestro. Oni enkarcerigis lin por tri monatoj. Kiam li estis liberigita, la kampo jam estis forprenita de la terposedanto. Li fariĝis vagulo kaj terserĉanto. Post kelkaj monatoj li mortis de malsato kaj melankolio, postlasante tri gefilojn kaj la jus proponitan vidvino.

—Ĉar ŝi trasuferis multe da malfacilaĵoj,—aldonis Nigra Hundo post la rakontado,—ŝi scias, kiel mastrumi la familion. Amiko, malkaŝe diri, vi ne estas tia homo, kia povas edziĝi kun virino fiorsimila. Vi necesas virinon modestan kaj iom maljunan, kiu scias la familian aferon, ĉu ne?

Ma Fan ne tuj respondis al la amiko, kiu kun ŝincera kaj zorgemaj okuloj rigardis lin. Li tamen kun kapo mallevita, buŝon fermante, enpensante silentis.

—Jes, modestan virinon mi necesas, sedd

. . . tamen . . . ĉu ŝi ankoraŭ povas naski . . . ki . . .

Post momento li levetis la okulojn al la kamarado kaj mallaŭte iom hezite, demandis.

—Aja,—Nigra Hundo larĝe malfiermis la buŝon,—temas pri tia afero. Ĝi koncernas destinon! Se la sorto destinus vin havi filon, ŝi certe gravediĝos. Se ne, eĉ la dekseŝjara knabino ne gravediĝas ĝis maljuno.

—Nu, nun . . . —Grandkapo Ma Fan faris sonon el nazo, kaj post momento de pripensado kapesis,—eble vi estas prava . . . Mi do edziĝu.

Tiele li edziĝis kun la vidvino. La ceremonio estis simpla. Oni kondukis lin ovan edzinon de sia vilaĝo al la domo de Ma Fan. En salutaj vortoj "Feliĉon kaj prosperon al vi." la nova paro fariĝis geedzaj. Ma Fan elspesia ne multe da mono por la edziĝa festo. Jen ĉio: li regalas per dekkelkaj pelvoj da bongustaj mangaĵoj la celebrantajn gastojn, inter kiuj troviĝis plej honore Nigra Hundo, la svatulo; la nevo, la laŭkutima vicŝvato; kaj la maljuna Korvo, ofta konsilantino de Ma Fan.

3

Ma Fan jam atingis kvindek ses en la jaro de edziĝo. Jam maljunulo! Ankoraŭ kampdungito sub la ordono de alia nun oni ne devas esti, pensis Ma Fan al si mem. Li ja rezervas iom da mono. Kaj sekve li ekŝiĝis. Lia plano estas: Unue ripozi por unu au du monatoj kaj poste sin okupi kiel etvendisto au kolportisto. Se tio ne sukcesus, trovu mastron ree kiel kampdungito; tio nun ne estas tre malfacila por li, li estas tiel obeema kaj laborema. Post kelkaj monatoj eble la bona Dio benus lin, honestan homon kiel li mem pensas, per filo. Tiam venos al li la vivapago kaj li povos, post kelkaj jaroj kiam la filo fariĝos kampdungito aŭ metiisto, tute ne labori. Tial li kolektis la monon diskaŝitan en la truojn en la ĉambro, kaj komencis novan vivon kun la edzino.

La edzino estas vere laborema, modesta kaj, la plej ĝojinde por Ma Fan, mastrumkapabla. Ŝi tutatage restas silente en la domo laboranta. Jus post la kokerikado de la kokoj, kiam la krepuskbrilo ankoraŭ ne enŝteligis, tra la fenestraj fendoj en la ĉambro, ŝi levigas forlasante la varman liton. Ŝi ŝpinas en la duonkrepusko apud la radŝpinilo, ĝis tiam kiam la sunradioj enrudis la domon. Tiam Ma Fan tusinte por kelkaj minutoj ankaŭ ellitiĝas. Kaj ŝi eniras la kuirrejon prepari la matenmanĝon. Dum tago ŝi aŭ ŝpinas aŭ lavas la vestaĵojn, aŭ ordigas la polvajn meblojn. Se estas nenio por fari, ŝi sidas en la malhela angulo de la ĉambro, senvorte kiel kokino en sia nesto. Kun neniu ŝi volas klaĉi pri sensenciĝo.

Unua ĝojindaĵo por Ma Fan estas, ke ŝi ĉiam senvorte kaj fidele laboras. Dorson kurbiĝante, ŝi vere kiel mastrino movetas tien ĉi: en la domo. Tio estas vojo al prospero, pensis Ma Fan. Maljuneo por Grandkapo Ma Fan estas nenio, ĉar, li ofte sin konsolas, ke li mem ankaŭ estas maljunulo. Kian utilon havas la "eta birdo" en la mizera domo kia mia? Ma Fan tiel sin demandis dum la nokto kiam li sentis la edzinon, kuŝantan apud li, fultoplena ĉe la korpo. Kaj tiam li denovo varme karesis ŝin. La edzino dume iom tremante malantaŭen sin tiris, sed ŝi flufine sen vortoj lasis sin ĉirkaŭprenata.

Tiel Ma Fan restis libera por kelkdek tagoj post la edziĝo. La plej memorindaj tagoj en lia

vivo. Li vagis, babilis kun la amikoj neatendite renkontataj. En iu post-tagmezo promenante sur la kampovojo, li renkontis Nigran Hundon, kiu vage vendas arkidojn al la bovaŝtantaj buboj. Kun gaja mieno Ma Fan proksimiĝis kaj varme premis la ŝultron de l' amiko.

—Hej, malnova amiko, ĉu la negoco prosperas?

—Nu, sufiĉe bone. Kiel vi fartas? Via vizaĝo brilas, kio simbolas, ke feliĉo baldaŭ venos al vi, ĉh?

—Nu . . . nnn . . .
Ma Fan ne respondis, nur bonhumore ridetis.

Vidante la manieron de l' honesta maljunulo, Nigra Hundo ŝovis sian kapon pli proksime al lia vizaĝo, kaj lin fiksas per akra rigardo.

—Ĉu plaĉas al vi la virino? Hohehej . . .

Ma Fan konsterniĝis de la pli-rigardo, li rapide mallevis la okulojn kaj klinis la kapon. Malrapide ili balbutis:

—Nu . . . kontenta . . . Nigra Hundo ja estas lerta ulo.

Gaĉo de sinkontenteo brilis sur la vizaĝo de l' lerta ulo.

—Mi ja ne fanfaranis . . . Nigra Hundo balancigis la dikfingron rektigitan. . . . Mi, Nigra Hundo, neniam faras malbonon.

Kaj li svingante la kapon en la aero iomete ridetis.

—Dank' al via helpo. Sed . . . dd . . . —Ma Fan gargaris, . . . ĉu ŝi por ĉiam ne forflugos de mi kaj naŝko . . . ss . . . al mi . . .

—Ahaha . . . nia Grandkapo estas tiel nervema. Hahaha . . .

La juna arkidvendisto eksplodis en ridego. Ankaŭ Ma Fan ridis, kvankam iom konsternite.

4

Sed la filon atendatan la bona Dio neniam sendos. Unu monato pasis, denove monato. La edzino montris nenian ŝanĝon fizikan. Kiel kutime, ŝi senvorte dorson kurbigante laboras en la domo, de matenkrepusko ĝis la profunda nokto. Ŝi ne juniĝas, nek tuj maljuniĝas; ne laicigita, nek viliĝanta. Ĉiam same, Ma Fan iom post iom iĝis senpacienca. Li ofte proksime observis, ekzamenis, ĉu estas ŝanĝo en la ventu de l' edzino. Nenia. Nur inokte la edzino aspektis iom neordinara, sed tio ne estas ĝoj-landa.

Estis vespero, ĵus post la vesperranĝo. Ekstere ekblovis aŭtuna vento. Steloj tremante brilis malvarme; hundoj bojadis al la ventusuro. Ĉiuj sentis sin malvarmaj. La vilaĝanoj ĉiuj sidis en siaj domoj kaj babilis por sin d'stri inter la familianoj. Ankaŭ Ma Fan sidante kune kun sia edzino serĉis vortojn por paroli. Sed anstataŭ eksciti la gajan atmosferon, la silentema virino sekrete larmis, sidante en la malhela angulo de la ĉambro.

—Kio okazas al vi? Ĉu maltrankvilo en la venturo?

Ma Fan mirplene demandis, pensante, ke eble ŝi jam gravediĝis.

La virino kiel kutime mutis. Kvazaŭ kokino ŝi sidis senmove, kun senemocia mieno.

—Kio?
Ma Fan malpacience aproksimiĝis, kaj etendis la manon, intencante tuŝi sian ventron. Tiam ŝi ekscitis la kapon kaj protektis la ventron per ambaŭ manoj.

—Ho,—ŝi timeme krietis,—estas nenio.
Ma Fan fiksas la okulojn al ŝia ventro, ne

kredante la vortojn.

—Mi ne kredis. Karulino, se vi vere gravediĝas, nu . . . mi . . . mi aĉetos porkviancon por vi . . . nu! . . .

Kaj li movis sin tiel proksime al ŝi, ke ŝi eĉ sentis la ŝanĝantan varmecon de lia vizaĝo. Ŝi konsterniĝis kaj tremis. Per unu mano ŝi puŝis lin for de ŝi, kaj per la alia tiris la nigran ŝifonan kaptukon visi la larmon ĉe la okulanguloj.

—Ne, ne estas tiel,—ŝi senforte diris.—M nur ekpensas pri miaj infanoj forlasitaj.

—O! vi pensadas pri aliuoj.—Ma Fan mire kriis.

La silentema virino ŝifose diris iom multe: —Ne, ne, ne aliuo, sed miaj propraj infanoj. Estas tiel malvarme, Mi dubas, ĉu ili havas sufiĉajn vestojn.

Aŭdinte la vortojn, Ma Fan subite paliĝis kaj malantaŭen sin tiris de la edzino.

—Ŝia koro finfine ne estas mia . . .
Ma Fan balbutis al ŝi mem stulte staranta en la mezo de la ĉambro.

—Naski al mi filon . . . nu . . . tute fantazia revol!

Vidante la strangan manieron de l' edzo, ŝi konfuziĝis. Stulte ŝi rigardis la grandkapan maljunulon, kiu premante la manojn ĉe la ambaŭ tempioj ekvagis, revagis, tute frenaze. Ŝi tremis, ŝia tut-korpo tremis.

Ekstere la okcidenta vento klak-klako skuas la pordon kvazaŭ pleregante. Ŝi samtempe timis. Ŝiaj oreloj streĉiĝis; ŝajnis al ŝi, ke ŝi aŭdas ion.

—Panjo, ni estas malvarmaj kaj malsataj . . . La voĉo ŝajnas esti tiu de la plej aĝa filo.

—Panjo, kial vi, jen satanta, forĝeas nin? . . .

Estas la ĝemkrio de la malgranda filo.

—O. en la domo restas nenio por ili!—ŝi ekmemoris kaj sentis froston en la dorso.

Post la morto de la patro ĉia havaĵo en la domo elĉerpiĝis. Oni vivtenis per sovaĝvegetaĵoj kaj akvo. Sed la krianĵaj intesĵoj ne povas ĉiutage toleri tiajn manĝaĵojn. La kreskantaj kaj maturiĝantaj knaboj ploregis, ankaŭ la patrino larmis, ploro regis la domon. Vidante la mizeron de la familio, la bonkora kaj "saĝa" Nigra Hundo, la bona amiko de la mortinta patro, kunigis la patrino al Ma Fan, "riĉeta maljuna fraŭlo".

—La homo laŭdire estas riĉeta kaj filama; eble li permesas min helpi vin. . .

Antaŭ ol ŝi iris al la domo de Ma Fan ŝi tiel diris al la infanoj. Sed efektive?

—Aja, mi preskaŭ iĵin forĝeas,—la silentema virino subite kriis, emocie sentante sin peka —Mi neniel helpis ilin!

Kaj ŝi denove mutis post murmuro. Kŝante la kapon en ŝifonaj manikoj, ŝi larmis.

—Ŝi havas aliajn, karajn al ŝi mem . . . Mi ruiniĝas, . . . finiĝas . . . Aaa! . . .

Grandkapo Ma Fan balbutis paŝante tien kaj reen. Antaŭ la lumeto de la mezo lia maljuna ombro solece balanciĝis sur la malnova muro el tero.

5

La tutan nokton Ma Fan ne povis endormiĝi. Li turniĝadis en la lito. Li ĝemis, senforte, melankolie ĝemis. La kapo turniĝis, li sentis, ke ĉio antaŭ la okuloj griziĝas.

Mi tute ruiniĝas!
Li dolore malfacile eligis la frazon. Ŝi havas siajn proprajn filojn kaj familion. Ĉu ŝi naskos

filon por mi? Stultulo! Kial mi, tiel maljuna, nutras virinon per la malfacile ŝparita mono? Ho, mia apogo? Mi estas sola, tute. Kion fari!

Kaj li ektaksis sian havaĵon, sian nuran apogon. Kiel kampungito jam de pli el dudek jaroj, li certe, jaron post jaro, ŝparadis iom da mono. En ĉiu jarfino li kalkulis siajn monerojn, sian salajron de la tutjara laborado, kaj poste transanĝis ilin en dolarojn por rezervi. Post la edzigo li ekŝiĝis, intencante fariĝi metiisto. Dume li, matriĉulo, havanta nek kampon propran, nek lueprenitan, devas aĉeti rizon, ĉion necesan por la ĉiutaga vivo. La virino? Nu, ŝi ĉiutage dorson kurbigante, mute movetante en la ĉambro, nur konsumas rizon. Kiom ŝi manĝas dum la manĝo! . . . Unu, du, tri . . .

—Ho! restas ĉe mi ne multe da mono plu . . .

—Ma Fan kriis,—La venontaj nekalkuleblaj tagoj! . . . Mi ja maljuniĝas . . . tuj kiam mi perdos la forton, la laborforton . . .

Kaj li ektemis, ege tremis. Kaj li ekmemoris pri siaj gepatroj, kiuj mortis de ĥolero pro manko de mono por venigi la kumoiŝton; pri sia malnova amiko Flavulpo Den, kiu, tuj kiam li perdis la labarpovon, estis maldungita de la mastro kaj mortis de melsato.

—Min trafos la sama sorto!
Li denove akre kriiĝis, kiel en inkuba sono.

La maljuna edzino, kuŝanta apud li, konfuze tremitis. Ŝi antaŭtimis, ke io malbona falos sur ŝi. Kiom eble ŝi sin movis iom fore de la stranga maljunulo. Senvorte, senbrue ŝi klinis la grizharan kapon ĉe la brusto kaj ĝin kaŝis en la manojn, en la litajoj.

—Min trafos la sama sorto!
Post kelkminuta silento la stranga maljunulo ankoraŭfoje akre kriiĝis.

La silentema virino terure konvulsis, malvarme ŝvritis. La lito, skuigis pro tremo. La ratoj, suaurantaj sub la lito, terurigite diskurgis. Kaj ekkokerikas la koko kaj la krepusko entrudas tra la murlendoj en la ĉambro. Post momento aŭdiĝis bovbleko ekstere kaj paŝoj de fruleviĝantaj laboremaj vilaĝanoj.

Ma Fan leviĝis kun ŝvelantaj okuloj, malsupre de kiuj jam ĉirkaŭas paro da bluj duon-cirkloj por sendormo. Li sentis iom peza en la kapo. Ĝemante li sin trenis eksteren. Li sidis sur unu ŝtono ĉe la vilaĝino.

—Mi ruiniĝas! . . . —Ma Fan senĉese balbutis.

Venis la molkora Korvo. Ŝi, kio fosilo sur la ŝuldro, estis rapidanta al la kampo. Vidinte Grandkapon Ma Fan murmurantan, ŝi haltis antaŭ li por momento.

—Aja, onkle Ma,—ŝi larĝe malfermis siajn rondajn okulojn kaj mire kriis,—Ĉu vi malsanas? Malvarmumo? Ventrodoloro? Venu al la lernejo-mastro Li, kiu sopivas preskribi.

Ma Fan kuntiris la maldensajn grizajn brovojn, kaj skuante la kapon malfacile grunblis.

—Ne, tute ne . . .
Kaj li silentis. Sed post momento li denove komencis:

—O, onjo Liŭ ĉu mi . . . estas destinata suferi . . . ii? . . . ĉu mi . . . i . . . ? . . .

—Nu, oĉjo Ma, vi estas homo benita! Vi nun havas vian fidelan, eternan akompanantinon. Ŝi baldaŭ naskos diklan infanon.

La bona Korvo neniam ŝprucis malbonajn vortojn. Ekkonsciante ke ŝi jam babilis pli ol dek minutojn, ŝi urĝe ekrapidis al la kampo

注
茲有亞克同志
名歌數十種，
方式繼續出版
mno, La lasta
stratoj 三種，
分，寄費外埠
上海卡德路永
界語書店購取

中國世界
提供
舉行

1. 世界語概論
 2. 世界語活葉
 3. Karlo . . .
 4. Kion Rakot
koj de Peĵo
 5. Edinburgh
English Is
anto Poĉo
 6. Astronomio
- 有效期：自
日起至明年
會員股東
會寄費力
地址：
十四號

La
世界
第一年全
第一年6-1
第二年全份
第三年全份
第一年與第三
欲購請
經售處上海
中國

世界
兩報
外埠
上海

本月十五日
者柴門霍夫
是晚七時假
大舞台隔壁
行歌聯會，
同志踴躍參加

語者協會
員會通告
第四屆大會產
期莊評，樂嘉
其，Tikos
委，現已開始
起第一期編譯
刊讀本
編，明年一
語通信
明年三
定，第一種
版)
促進國
躍起見
議決
同志
與書
案
編譯計劃
徐聲德等
文藝譯品及
出版等問題。
向本會書
計劃及意
有可用的現成
會援助出版者
受其請求，盡
者協會
員會
啓事
屆大會決議
世界語原文
國內同志徵
能以歌詞與歌
爲歡迎，向望
荷！來稿請寄
永平坊十四號
者協會編委會

foso.

Hu-hu-hu... Ma Fan premis la ambaŭ manojn ĉe la pezaj tempoj.

La suno jam levigas alte en la ĉielo. Varmaj radioj ŝutiĝas sur la korpo de Ma Fan. Li sentis iom pli va-ma. La instejoj komencis krieti. La granda kapo pli peziĝis. Tiam Ma Fan starigis; profunde elspirante li sin trenis ree hejmen.

La edzino sidas ĉe la angulo de la kuirejo, sen-mocie rigardante la sunradiojn sur la tero, entrudantaj tra la vitrotegoloj. La blankgrizaj haroj estas senorle pendiĝantaj ĉirkaŭ la falto-plena nigregriza vizaĝo. La okuloj ŝvelantaj ankoraŭ elfontadas larmo. Perceptante la aniron de iu, ŝi levetis la okulojn; rigardis tiudirekten por momento poste ree kliniĝis. Nenium vorton ŝi eligis el la buŝo. Ŝi sidas, sidas, tute senmove, kiel maljuna birdo post la renverso de la nesto en la malvarma vintro.

—Inkubino! Inkuba rikonzumulo! Kial mi?... mi... Aa... Mi tute ruiniĝas?... Ĉio finiĝas por mi...

Vidante la maljunulinon, li denove fariĝis maltrankvila. Kiel frenezulo li ree forvadis eksteren.

6

Post kelkaj tagoj, en iu mateno Ma Fan portante ĉirkaŭ unu kilogramon da porkviando iris ŝanceliĝante al la direkto de l' domo de la vilaĝestro. Atinginte la domon, li haltis ĉe la pordego por momento. Aŭdiĝis tusado ĉe la pordego ĉambra. Li renkontis la vilaĝestron, kiu trinkas teon. Ma Fan klinis sin preskaŭ ĝis la tero kaj humile diris:

—Via Sinjora moŝto, jam de longe mi deziris viziti vian moŝton de post mia edziĝo, sed la hejmaj bagateloj ĉiam malhelpis min tion plenumi. Tiel indulgema, via moŝto povas pardonmi min, mi estas certa. Hodiaŭ mi oferas al via moŝto ĉi kvanteton da porkviando... Mi ja timas per tiom mizera ofero esprimi mian humilan estimon al via moŝto. Bonvole akceptu... —Ne necesas tia ceremonio, Ne necesas ja.

La vilaĝestro bonhumore modeste rediris, sed tamen li akcepte deprenis la viandon de Ma Fan kaj ĝin pendigis ĉe la klinko de la pordego. Poste li verŝis tazon da teo por Ma Fan. Ma Fan ekstarante akceptis la tazon, trinkis kaj gustumante maĉis la teofoliojn inter la dentoj. Por longa tempo li kapklinis, ne povis eĉ unu vorton diri.

—Ej, onklo Ma, vi aspektas malgrasiĝinta kaj maljuniganta.—por rompi la silenton la vilaĝestro ekdiris.—Ĉu vi malsanas?

—Nu, direble, ke jes. Sed... —kiel io kuŝas en la gorĝo, Ma Fan ne povis daŭrigi la parolon.

Rideto flirtis ĉe la lipoj de la vilaĝestro, kiam li vidis la manieron.

—Tiu ĉi tagojn vi estas libera; kaj ne plu dungigos, ĉu ne?

La vilaĝestro serĉis vortojn por paroli.

—Jes... sed...

Ma Fan sulkigante la frunton, frontante la manplatojn, serĉis ĝentilajn vortojn por esprimi sian penson, sed vanis. Denove li silentis por kelkaj minutoj.

—Via Sinjora moŝto,—post momento li rekomencis,—vi ĉiam estas justa kaj prudenta. Ni vilaĝanoj ja ĉiuj konfidas al vi. Via moŝto ja estas, nia juĝisto... Kiel... via moŝto jam

bone scias, mi estas malriĉa Kampdungito. Mi edziĝis antaŭ kelkaj menatoj, dank' al la svatuloj Nigra Hundo Ĉan kaj mia nevo... Sed... d... la edzin...

Li denove ne povis daŭrigi la parolon. La vilaĝestro ridete observis lin por momento. Poste li kapjesis:

—Nu, via edzino?... Ŝi ne plaĉas al vi, ĉu ne? Jes, ŝi estas maljuna, mi scias la aferon.

—Ja, sed... sed... plue, ŝi ne povas grave diĝi... kaj...

La vilaĝestro ridis, sed diris nenion. Li nur englutite la teon. Post momento de silentado li meditante kapjesis al si mem kelkfoje.

—Nu,—la vilaĝestro levis la mentonon, okulojn duone fermante.—Kian paŝon vi volas preni?

—Mi pensas... nu... —ĉi-tie Ma Fan interrompis momente,—via sinjora moŝto estas justa kaj potenca... Se via moŝto permesus, miii... petos Nigra Hundon resendi sin al ŝia propra hejmo, ŝi estas tiel sopira al siaj infanoj, mi ne volas ŝin...

Aŭdinte la vortojn, la vilaĝestro subite batis la tablon.

—Neeble! Se vi volus eks-dziĝi de ŝi, vi devas pagi iom da mono por ŝia perdo de la ĉasteo. Vi sciu, vi jam makulis la ĉasteon de la kompatinda vidvino. Vi estas krimulo laŭ la vortoj de niaj pasintaj saĝuloj. Vi nepre pagi la monon, alie mi ne povas garantii, ĉu la justa guberniestro enkarcerigos vin, post la eksdziĝo.

Monoj! Grandkapo Ma Fan stulte rigardante la vilaĝestron povis nenion diri. Ho, restas ĉe mi jam ne multe da mono plu. Kiom oni povas pagi?... Nu, neeble...

Lia vizaĝo subite paliĝis kaj li tremis, li apenaŭ povis stari.

—Lasu min do konsideri... via sinjora moŝto.

Li klinis sin al la vilaĝestro ankoraŭfoje, kaj eliris. Denove li malgaje vagadis en la vilaĝo, konfuziĝante pri ĉio, eĉ la nombro de la moneroj, kiujn li kaŝis tie ĉi-tie en la domo. Inkuba vivombro ekenvolvas lin.

7

Grandkapa Ma Fan ekmalŝan. Li febras, terure febras. Ĉirkaŭ la lito kolektiĝas amaso da vilaĝanoj, la buboj, la amiko Nigra Huŝto Ĉan, la nevo Huan Fukvei kaj la molkora Korvo. Ĉiuj kun simpatiaj rigardoj rigardis la suferantan maljunan terkulturiston.

—Ĉio finiĝas por mi!...

La maljunulo malvigle murmuris al si mem, iom sulkigante la frunton.

—Ne tiel diru, oĝo Ma, kiun ne alfrontas iom da malfacilaĵo sur la vojo de homa vivo? Trankviliĝu, Dio benu via, ke via malsano baldaŭ forigu.

Intime konsolis Nigra Hundo sian suferantan amikon, imitante la tonon de la maljunaj vilaĝanoj kiuj scipovas mildigi la ĉagrenon de la malsanulo per decaj vortoj.

Aŭdinte la vortojn, Ma Fan rapide skuis la manon:

—Vi ne komprenas la aferon, Nigra Hundo, tute ne... En-en-en...

—Ne tiel deprimiĝu, oĝo Ma,—konsolis la bonkora Korvo,—La sorto destinas vin feliĉa, iam iu sortdiristo tiel diris, ĉu ne?

—Jes, tiel diris la sortdiristo.

Mildvoĉe eĉis la fila nevo.

—Neeble, neeble,—Ma Fan levis la okulojn

al la ĉirkaŭantoj kaj palpis per la sentorta mano la nevon,—nevo, ni estas malbonfortuloj... mi kaj vi ĉiuj inkluzive la maljunulinon, via onklino... Heĥe... hu-hu-hu... Al kie estasi!...

Ma Fan malfacile tusegis kaj spirogis.

—Onklino! Onjo! Venu kaj alportu tazon da varma akvo. Rapidu!

Kaptinte la vortojn de la malsanulo, la lerta Nigra Hundo Ĉan vokis laŭvoĉe.

Post momento la silentema virino sin balancante eniris, portante pelvon da varma akvo jus bolinta. Kiel kutime ŝi servorte apudiĝis al la lito, kaj tenis la pelvon proksime al la suferanto. La suferantan maljunulo levis la okulojn kaj fikse ŝin rigardis. La vizaĝo de la silentema virino ĉiam restas la sama: falto-plena, senemocia.

—Aa! vi maljuna mizerulino.—maljuna Ma Fan deprenis de ŝi la pelvon kaj ĝin metis sur la apuda seĝo,—vidu vian mabelnan vizaĝon. Ĝi montras, ke vi devas suferi, suferi por eterne... Maljuna mizerulino... O! anklaŭ mi... Ho, kiom multe da malfeliĉuloj!...

La maljuna virino ankoraŭ restis staranta, senemocie, sen vortoj por diri. Dume la nevo, Nigra Hundo, la bonkora Korvo ĉiuj larĝe malformis la buŝojn, kaj rigardis la scenon, ne sentante ĝin interesa, nek malinteresa. Ĉiuj gapiis unu la aliajn.

—Kiom plu paroli pri la vivo! Ĉio ja finiĝas,—post momento de silentado la malsanulo malfacile rekomencis la parolon al la silentema virino.—Nu, mi ankoraŭ havas naŭ dolarojn kaŝitajn en la fendo de l' muro malantaŭ la lito. Eliru ilin. Se mi mortos, aĉetu por mi ĉerkon per kvin dolaroj; ceterajn vi povas disponi laŭ via plaĉo. Pli bone, ke vi denove kunvivus kun viaj filoj. Vi estas ja maljuna... necesas al vi zorgo filo... anklaŭ al la filoj, patrino... Hu-hu. hu... he—he...

Tusante Ma Fan kortuŝe larmis. Estas la unua fojo kam la maljuna terkulturisto vere larmis.

Rigardante la amarmonon de la spireganta maljunulo, la ĉiam silentema virino ne povas teni sin plu senemocie staranta. Ŝiaj lipoj tordigis, kvazaŭ volus ion diri, sed finfine ne povas. Nun, en ŝiaj okuloj jam brilas larmgutoj.

La apude starantaj konatoj, Nigra Hundo, maljuna Korvo, kaj la nevo ne sojante kial, ĉiuj samtempo mutiĝas. Silento regas la malgrandan ĉambron. En ĉies okuloj radias la malsekeco; la babilema Korvo eĉ tiras la manikon al la okul-anguloj por vidi la senkaŭzan larmon.

(23 9 35)

1) kampdungito, kiun por manko eĉ kampo sin dungigas al la torposedanto. La limtempo ĝenerale estas unu jaro, de januaro ĝis la lasta tago de decembro, se li ne povas al la mastro en la dungperiodo, oni lasas kiam ajm maldungas lin. La jarosalaroj antaŭ kelkaj jaroj estas proksimume sesdek mil moneroj; nunajn jarojn, ĉirkaŭ dudek ĉinaj dolaroj.

P. S. Ofte kiam mi sidis ĉe la skribotablo por ion verki, ĉio en mia naskoloko, kie mi vivadis ĝis la aĝo de dek kvin, saltis antaŭ miaj okuloj. La domo ĉiam moro; la suferantaj kampdungitoj farmuloj kaj la vaguloj; la potencaj bienmastroj kaj vilaĝestroj; la etkomercioj bankrotantaj pro la grandskala enpentrado de la fremdaj varoj; la fantaziaj, revemaj eturbanoj kaj vilaĝanoj; la fatalistoj; la laboremaj, ŝparemaj, konservemaj terkulturistoj... Ili ne-niam forstas de mia kapo. Mi pensas, ke mi devas ion rakonti pri ili, ilia vivo, ilia animo, kaj iliaj fantaziaj agoj. Kaj mi elverkas ĝis nun pli ol dek novelejn pri tiaj etmojoj sub la komuna titolo "Griza Vivo". Mi ne scias, kiam mi havos ŝancon eldoni tiujn kompatindajn verkaĵojn en la formo de libro.

Tiuj ĉi jarojn okazadas grandaj ŝanĝoj en ĉinio. Oni devas unu paŝon pli antaŭen irati. De nun, mi provos pensu forgesi la supren pridiritajn duonpasintajn etmojojn, se mi reverkos.

接尾語-um-用法研究

1. 前言

被稱為“Closignita” Vortfarilo 的接尾語-um-，任何一個komencanto遇見了它，都會纏起眉頭的；有時懶得查字典或手頭沒有字典，正是嗔舌吃黃連，有苦沒處訴。我想，假如能够把常用的由-um-轉來的單語——排列起來，加以詳細譯解，其後又分析綜合起來，歸納成幾類，這豈不是很有意義的工作麼？

好在常用的由-um-轉成的單語並不算多，最常見的只有十來廿個。在這文裏大約都收進了。假如komencanto覺得需要，那末，多讀幾遍，把它們都記在腦子裏，免得吃苦吧。

首先，我打開了積滿灰塵的，好幾年未曾經朝夕不離的“ESP. 模範獨習”，(小坂朋二和秋田雨雀合編)，在那兒羅列了38個附加接尾語-um-的單字，並且加上日本文的譯語。據我的經驗，通常所見的都包含在裏面了。以下我將採取了大部分作為材料。

SAT 的 Plena Vortaro 448 頁也有一段關於-um-用法的記述，(分作三類)——編編的“模範字典”-um-條下便據此脫胎而來。P. Fruict 等在 Kompletta Gramatiko K Vortfarado 裏對於別的接頭接尾語都解釋得很詳盡清楚，惟有用三言兩語便結束了-um-的用途。研究-um-最有系統最有心得的恐怕是日本的丘英通和川斷直一兩位罷。丘英通1924年2月在 La Revuo Orienta 發表了一篇“Pri la Uzado de la Sufiksao -Um-”，後來川崎氏編註有名的高級文法研究書“Kie estas Amo, tie estas Dio”時，便根據這一篇文章來發揮。我寫本文，大部分是參考他們的理論的。

關於-um-的用法，除却在字典中(例如 K. Minor 的 Esp-Deutsches Hand wörterbuch 等)有說明外，在 JEUU 的 Proleta Kursu de Esp, Varankin 的 Teorio de Esp. 等都有提及，可惜手頭沒有 Proleta Kursu 第三卷，(P. K. 第四卷只有 amindumi 一字)，那兒也有多少參考材料的。

寫到此，我們該入正文了吧：——

2. 柴門霍夫怎樣說？

Zamenhof 怎麼說呢，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在 EKZERCARO 裏，他這樣寫：——

La sufiksao “um” ne havas difinitan signifon, kaj tial la (tre malmultajn) vortojn kun “um” oni devas lerni kiel simplajn vortojn: EKZ. plenumi, kolumo, manumo. (接尾語 um 沒有一定的意義，所以我們應該把帶有 um 的幾個單字當作普通的單字來記憶。)

他所謂 tre malmultajn, 是在比較意味上說的，在他，並沒有系統的分析過 um 的用法。

3. 表身物(語根)所帶的「物件或衣飾」(新語)

【註1】「新語」即由原語根+um而成者。這裏所說的即丘英通氏的“用法I之a”，他所下的定義是 tio, kie estas ĉirkaŭ io. (環繞某物的東西)，我以為欠明確。-um-加於身體各部分的語根時，可作這樣解釋。並且新成的單語均是名詞形的。例如：nazo 是「鼻子」，nazumo 是「加在鼻子上的東西」之意，諸君大約在電影或圖畫上，見過一些貴客，超人，詩人之類的人們，看東西時總在鼻樑上掛上一個東西，那就是 nazumo, (鼻眼鏡)。

在馬路上看見的狗，在口的部分帶有一件東西，來防止牠咬人的，那就是 buŝ-umo. 鄉村裏有些蠻牛，也有 buŝumo.

有兩個字是穿「洋鬼子服」的人必知道的，那就是 kolumo 和 manumo. kolo 是「頸」，mano 是「手」，kolumo, m. numo 該是「圍着」kolo 和 mano 的東西吧，那即是「硬領」和「硬袖」。要注意的，不是要把這兩個字跟

ĉirkaŭ-kolo 和 ĉirkaŭ-mano 混亂呵！Ĉirkaŭ-kolo 是「頸飾」，ĉirkaŭ-mano 是「手鐲」=braceleto.

還有一個 kalkanumo, 傑克倫敦(J. London)寫過一本 Fera kalkanumo, 有 esp 譯本；這 kalkano 是踵(腳踵)，kalkanumo 也是踵(却是「皮鞋的踵」了。)所以 Fera Kalkanumo 可譯做「鐵踵」。

丘英通氏還說，假如不是有一個國際字「ring」，「來表示「指環」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用 fingr-umo 來代替 ringo 的。

4. 化學名詞語根 +um-+i- 表塗上或鍍上意
例如 argento (銀)，'argent-umi 就變成「鍍銀」；oro (金)，or-umi 就是「鍍金」；fero (鐵)，fer-umi (塗鐵)。但近來技術家們已經不用 um 而代以新的科學接尾語-iz-了。(argent-izi, orizi, ferizi) 最近的傾向，是-iz-也不用，只把原來的語尾。換作i, 即argenti, ori, feriz; 這是趨向於簡單形式的原故。

屬於這一類的，還有以下幾個字：

塗煤膠叫做 gudr- (um) i; 塗瀝青油叫做 peŝ(um) i, 或 ter-peŝ- (um) i [塗馬路時]。普通塗油叫做 ole-(um) i。

5. 表流體的移動或發生

在 La Torĉo de l' Edukistoj 某一號裏，有一篇說及德國「集中營」的寤息——因為犯人多，(多到睡覺也只能站着睡)又不許開窗來換氣和通風。——這裏的「換氣」就是 aer-umi。「通風」却不是 vent-umi 是 ventoliti。那麼，vent-umi 又是什麼呢？那是「搖扇」的意思——

即「生風」。

「灌溉」和「酒水」，從前人們歡喜用 akv-umi, 不過近來大都用 akvi 來代替了。又 akv-umi 常用於「酒水」的意思，「灌溉」普通通用是 akv-igi 的。

例：oni devas akvumi florojn post la sunsubiro.

(太陽落後，該澆花了。)

這兒應該注意的，ond-umi 並不是「揚波」的意思，却是「作波形」。——例如 si ondumas siajn harojn. (她把頭髮(波)作波形)並不是真的「水波」。ondiĝi 才是「波揚」，ondi i 或 ondi 是「揚波」。

6. 表示用語根所做成的動作

誰都曉得，基督耶穌是被人釘十字架釘死的。——釘十字架就是 kruci-umi。那麼，kruumi 可以不可以用簡單一點的 kruci 代替呢？回答：不能！kruci 通常是 kruo-igi 的略語，解作「把兩件東西放成十字形」。例如「交叉着手臂」可以譯作 kruci la brakojn. 普通老女人所做的儀式——劃十字，也叫做 kruoi sin, 或 kruosigni sin。「那麼，kruumi 跟 kruoigi 的分別又怎樣呢？kruoigi 是「互交叉形」，和 kruo-umi 顯然是不同的，kruoigi de vojoj 是「十字街頭」，斷不能用 kruoumi 來代替的。此外，kruoigi 還有一個很巧妙的用法，一併寫在這兒；Via letero kruoigis kun la mia, 這就是說，我倆同時寄信，我寄給你，你寄給我；用我鄉的土話來說，便是「撞頭信」。

從 kruumi 一字轉來的，有 kruumaĵo, 解

NI RECENZAS

◀新刊介▶

Ĉiujn ricevitajn librojn

現代中文世界語辭典

編者：周蔭萍，徐文，鄭竹暉；發行者：曙光出版社；(上海郵箱二一七九號)，頁數：(00)頁；定價：二元五角。

編一本中文世界語辭典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其實就是編一本中文、中文的辭典，又何嘗容易呢？中國至今就只有「字典」，雖也有「辭源」一類的書，却全不合於實用。因為中國文字至今還被看做單音節字，大家只知道拿一個個方塊頭來個別地解釋，對於口頭的活的詞彙全不知道收集編輯。在這樣的情形下編成一部中文世界語辭典真不容易。——該收集那些詞彙啊，字的分類應該採取怎樣辦法啊，...這些都是够麻煩的問題，而且中國語里又有許多詞的意義很不固定，這也增加了編辭典的人困難不少。

但周徐鄭三同志終於克服了這些困難，把他們的詞典編成了，而且出版了，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事。這是中國有中文、世界語辭典的第一部，但也正因為這工作是開創的，因此在一些小的地方未免還有不能盡如人意之點。譬如這書檢字是按照筆劃多少排的，這實在很費時間，雖然在目前也的確沒有一種最好的漢字檢字法。在漢字不改成拼音文字之前，解決的字典辭書中的排法總是不能有最澈底的吧？

這部辭典印刷很精美，裝訂也甚漂亮，這使我們更樂於把牠介紹給我們的讀者們。同時，我想，我們大家都有義務，在翻檢這部詞典的時候，如見得牠中間有不妥的地方，便記錄下來告訴牠的編者，將來在再版時候，我們能有一本更精美更完善的詞典。(蒲枏)

天文學

(自然科學小叢書第一種)

編者兼發行人：Joĉasien；出版日期：一九三五年；頁數：二十四頁；定價：一角五分。

中國世界語出版界真深源極了，除了幾本字典會話書和對照的初級讀物外便什麼也沒有了。樂嘉煊同志立志編輯一套自然科學的叢

書，供給讀者以通俗的科學常識，同時又可以作很好的初級讀物，這工作是值得讚美，值得擁護的。

現在這套叢書已出版了第一本，是「天文學」，在編輯，插圖，印刷，裝訂上都表現了編者的充分的努力。我們以無限的高興等待着他的工作的全部的完成。(蒲枏)

拉丁化課本

編者：葉韻士；出版者：天馬書店(上海北江西路三六八號)；開本：13x19 cm.; 頁數：107; 定價：二角。

這是繼「拉丁化概論」而出版的又一本關於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這本課本，正如「序言」中所說，是給一般知識者自修及教課者的參考用的。全書分三部，第一部「字母」，第二部「文選」，第三部「課外講話」。

第一部共十課，對於二十八個字母的發音，有很詳細的說明，舉例，並有插圖可供參考。其中還有五張拼音表，在讀書寫作上極有用處。

第二部包含「詩歌」，「生活紀錄」，「新聞」，「論文」等各種體裁的文章十二篇。每篇都有漢字的註釋，其中六篇是附有漢字的譯文的。

第三部是一篇用對話體寫的關於新文字各方面好些問題的解答。如果沒有讀過「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理論、原則、方案」的人，讀了這一篇也就可以理解拉丁化的大概了。本書計一百多頁，定價二角(尚有折扣可打)，實在是便便宜的，我願介紹本書給一切關心中國語文改造問題的世界語者們。(洛)

新文字月刊

(第三期)

出版者：Shanghai Zhongwen Latinxua Lingxuei；開本：十六開；頁數：12；定價：另售每季三分，預定全年連郵三角五分。

這一期的內容有：「略論手頭字」(胡繩)，「注音字母與拉丁化」(木士)，「上海話寫法拉丁化草案」，(Oe'ngu)，「關於上海話草案」(賴士)，「初級讀物」，「國際新聞」，「蘇聯的消息」，「從滿洲來的信」，「北平

通

親愛的同志
這次的通
概我已看過
我們黨
志們讀完了
再繼續作進
為要使高級
中國底世界
能做的事；
和在上海而
到協會里來
有機會來
究起見，
迫切地需
，高級研
組三組先
中級組
日成立了；規
上七點到九
；高級組也
日成立了，即
日上午九點
近十月份的
決議書通
，於是就
負責這件
也開始了

級組

志們
作大
通信組
則，以
要而增

一：外
線和在
經常到協
立的。

二：因
，工作暫時
幫助讀書，並
開會，介紹讀
員等六

以隨時

三：水
，切勿用鉛
勿過於潦草
能。

四：來信
寫；如果有
，請和來
將來東西
來信保留

五：每
名地址(

第二次
收到的郵
碼註明。

六：地
請預先通知

七：每
次郵費。

因為這
意見，當然
的地方，請
見吧。

來信請
路不平均十
讀書會通

作「耶穌釘十字像，」你向基督教徒要 kru-
umaĵo, 他一定會給你的。

最常見的還有一個 buton-umi, 不用思索，
那是「結鈕扣」的意思。例：Li butonumas la
surtuton por malvarmo (他因為冷，扣上了大衣
的鈕。)但有一個特別用法的：

Butonumi iun malvaste=severe obeigi iun.
「解鈕扣」怎麼說呢？只消加上一個接頭語mal
便是了。

Okul-umi 這一字有兩個相反的意義。譬如
你鄙視某人，到了「冷眼相視」的地步，這所
謂「冷眼相視」，用esp來說，就是 okulumi。
但假如你有豔福，有一個女性向你「目送秋波
」，那也是用 okulumi 的。即如水滸傳裏頭，
西門慶跟潘金蓮在王婆家裏「眉來眼去」，那
也用 okulumi 的。(這個場合，參看 palpebrumi)。

同 okulumi 一樣，palpebrumi 也有兩重意
義：第一：通常的「閃眼」(雲眼)叫 palpebr mi.
譬如人們常說的「星星在雲眼」，譯起來就是
steloj palpebr mas. 其次，上節所述的「眉來
眼去」「打眼角」(廣東土話)也是用這個字。
例如：Mi palpebrumis kun la filino de komercisto.
(我跟那商人的女兒打眼角。) Palpebrumo 一
瞬。

屬於這一類的字，常用的還有：—
agraf-umi (鉤住)；ankr-umi (碇泊)；foli-
umi (翻閱——約略看過)……等。

7. 表示發語語根來的聲音和狀態

通信」，……等文字多篇。
「略論手頭字」，是從拉丁化的立場給與
手頭字別字的一個很恰當的批判。關於上海話
草案的二篇，亦是本期中重要的文章。新添的
「國際新聞」寫得很好。「從滿洲來的信」中
說出來在滿洲的拉丁化運動以及那邊人民的生
活，更是可貴。

此外內一首歌(大概是從世界語譯出來的)
和二三個補白，也都很有趣。我們願這個別創一
格的刊物生長起來！(Tank.)

La Brava Soldato Ŝvejk

原作者：Jaroslav Hašek 翻譯者：Jozaf Stadler
發行者：SAT (37, Avenue Gambetta, Paris 2^{oe},
Francio) 開本 13x19 cm. 頁數：一百五十二頁。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小說。原著者是一個捷克
斯拉夫人，是一個頗有名望的作家。這本小說
是寫一個兵士叫做 Ŝvejk 的在世界大戰中的經
歷。全書以活潑輕快的文字對於戰爭做了含蓄
的諷刺，對於官廳，和警察也有巧妙的暴露。

全書分十一章，前五章是寫當時奧國費地
國王王子被刺，Švejk 在酒店里縱談這事，而和
旁邊許多人一起被當做嫌疑犯而擊了去的故事。
在這里，把那些警官，審判官，等人漫畫化地
描寫得真是惡毒。第八章中寫到當時人民的
對於戰爭的憎惡甚為生動，對於今日鼓吹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策士們倒是一帖涼藥。(嵐)

La Profeto

發行者：ADJ. EL. 出版者：SAT (37, avenue Ga-
mbetta, Paris 2^{oe}) 頁數：三十一頁。

Kvazaŭ englute mi legis tiun broŝureton
dum matena promenado en parko, k same kiel
la freŝa aero ĝi multe refresigis min. Broŝureto,
nur 31-paĝa, enhavanta 8 poemojn k 3 mallong-
ajn rakontojn el la hungara, laborista biblioteko
uro, verŝ modesta, tamen certe pli valora ol la
grandformata ampleksega Hungara Antologio,
ĉar ĝi prezentas al ni — kvankvam nur — la
kordoĵoj, sopiroĵoj, ĝemoĵoj k bataloj de niaj
hungaraj samsortuloj, ĝi trovas la vojon al la koro
de ĉiuj zabelantoj de la ekzistanta sociado!

白鶴「咕咕啼」可以說 kolomb-umi, 「鵝
叫」可以用 anserumi. 但 serpent-umi 並不是
「蛇叫」——你聽過蛇叫麼?——那是 serpent-
iri 或 serpenti 的意思，即「蛇行」，「蜿蜒
」。

8. 表示以語根為目的格的動作

linio 是「一根線」，liniumi 就是「引線」
；假如這根 linio 不是直線，現在要改直它，那
麼，就得用 rekt-umi；改直之後，譬如說，你
要記下日子，那就 dat-umi 好了。

facet-umi 就是「切成小片」。gustumi 是
會「嘗味」。

以上都可以省去 um, 單用 i 就行了。
只有一個字有問題：plando 是「腳掌」，
plandumo 就變了「鞋掌」，於是轉到 plandumi
「加鞋掌」。這 plandumi 假如代以 piandi, 是
會有誤會的。

9. 表示同類——特別是「生病」

因為衣服穿得太少，北風又刮得利害；
人們在這個場合是很容易「受寒」的。那就是：
malvarm-umi. Bruli 是燃燒，你不要以為
brulumi 是「燒成灰燼」呵，它也是病的一種
：「發炎」！

還有一個字，儘可以歸入這一類的，是
cerbumi = 使人頭痛的。

10. 名詞 + um 表示擴大或縮小

這可以說，um 把語根「專門化」了。例
如 korto = 天階；korto-o = 宮廷，而 kort-umo

La poemoj k rakontoj verdire estas tre sim-
plaj k infanecaj, sed fortroplnaj k kortuŝaj.
Plej plaĉas al mi la rakonto 'Johano
Alazatos Militmortis'. Per simplaj skizoj ĝi
reliefas la teruron, turmenton de milito, oni ne
povas ĝin legi sen emociita. sen la ides: for la
militou! Ankaŭ La Profeto estas bona rakonto,
ĝi efiĝe vekas malamon inter la legantoj kontraŭ
religio — la opio por popolamaso.

Leginte tiun libreton kun kontento, mi
okhavis la ideon, ke SAT pli prefere multe entre-
prenu la eldonadon de tia sama belliterauro ol
ĉiuforte malhelpi la unuecan agadon de laborist-
esp-istaro, k ke nia antaŭiranto E. Lanti multe
laboru tiufanlike anstataŭ okupi sin en la energio-
misuzita tasko kompili Bibliotekon de Herezul,
blasfemadi kontraŭ Sovetio, pri kies sukceso en
socialisma konstruado ĉu ankoraŭ eblas mistifi-
ki la amasojn? (Ĉ. Ĉen)

ĈŬ SOCIALISMO
KONSTRUIĜAS EN SOVETIO

作者：E. Lanti k M. Ivon; 出版者：ESP. 14,
Avenue de Corbera, Paris (XII); 開本：13.5x21;
頁數：25; 定價：未註明。

En la libreto abundas la plej malicaĵ dem-
agogioj kontraŭ Sovetio, kiujn ni ne trovas eĉ
en la verkoj de la plej reakciaĵ burĝaj verkistoj.
Lanti certe gajnos per ĝi verketo la unuan
premion inter siaj konkurantaj kolegoj.

Interalte la aŭtoroj ambicias refuti per
idealistaj deliroj la brilan propozicion: Ne la
konscio de la homoj kondiĉas ilian ekzistadon
sed kontraŭe ilia ekzistado kondiĉas ilian kons-
cion. Tamen diras ĉina proverbo: Manta
kubuto ne haltigas veturilon!

Lanti ŝajngas sin socialisto, sed lia funda-
mentala koncepto havas esence nenion parenca-
al la sciencia socialismo, kies filozofia funda-
mento nerefuteble devas esti dialektika material-
ismo. (Tank)

是「審判所」。

coli = 目的在；而 cel-umi = 「對照」。

11. 形容詞 + um 的三個單字

這一類據丘英通氏的論文，只有兩個單字
，即 plenumi 和 proksim-um-a (e)。他是根據
Minor 氏在 1933 Jul. Esp. Pr. kiiiko 上所說的。
但小坂氏的書載有 komun-umo (komuna 轉來)
一字，也很常見；川崎氏在「註」裏也加了這
一個字。

plena 是「滿滿的」意思，plenumi 變了「
完成」。(由此可以變出 plenumo, plenuma 等)。
proksima 是「近的」，而 proksim-um-a (e) 則有
「大約」之意。komuna 是「公共的」，komun-
umo 是「公共團體」(自治村)之意。

12. (分數) 幕數 用 um

這裏所說的「分數」，並不是說 um-可以
代替另一個接尾語-on-。這兒專指「分數」這
一個詞兒：—「partumo」，並不是數學上的
Frakcio，只是「部分」的「分數」而已。

單數可用-um-加于數詞。例如：kvin-uma
為五乘方，ses-uma 為六乘方。

Rent-umo (利率)也可以放在這裏一起的。

13. 結論

關於-um-的用法，寫到此，差不多很齊備
了。對於-um-的性質我們得到如下的結論：

(I) UM的必需 例如 plenumi, malvarm-
umi, ... ktp 省去 -um-
是不行的或易被人誤會
的。

(II) UM的省略 例如：argentumi 作 arg-
enti ... ktp 把 um-省了
去，意思仍很明白的。

(III) UM的代替 例如：akv-umi 作 akvigi
... ktp. 把別的连接尾語
代替了 um 而得到更通
輯更明確的新字的。

在於使用上，我們應該注意：

(I) 用帶 um 的單語，該萬分的注意；
不要誤用或濫用。

(II) 把常用的帶 um 的單語，好好的揣摩
過，記牢，以便隨時之用。

(III) 用 um 造新字時更應萬分的注意！
1935. 10. 6-7. 華南
——藪原作

Sprito de Shaw

Iu junaga^a verkisto invitis Bernardon Shaw^a
al sia prelego^a. La eminenta aŭtoro rifuzis per
jenaj vortoj:

- Pardonu al mi, mi frue iras dormi.
- Tamen vi povas ja fari por mi escepton.
- Sed, kara sinjoro, mi plej bone dormas en
la lito kaj ne dum prelego!

註：1. jun-aga 年青的；2. 蕭伯納，現代英國偉大
作家，一個出名的幽默諷刺家；3. 學術講演。al sia prelego
意即：去聽他的學術講演，如：li invitis min al tagma-
ngo 他請我吃中飯。

譯：蕭的幽默

有一位青年作家請蕭伯納去聽他的學術講
演。那位名作家(指蕭)用了下面的話拒絕了他
：

- 請原諒，我睡得很早呢。
- 不過你可以為了我來一次例外呀。
- 可是，親愛的先生，只有在床上而不
是在聽講的時候我能够睡得頂好呢！(Ĉ. Ĉen
譯注)

對於字母“U”的一個小觀察

——為中文人名地名 esperantigo 而作——

【前言】 Esp-o 二十八個字母中間，在 Plena Vortaro 內，獨缺“U”這一字母起首的字。因此，我在“世界”上時常看到用 U 起首的世譯中文人名地名非常刺目。既有許多人如此用法，必然有它的原因。依我看來，這是二種暗示所誘發的結果。1. 中國的幾種初學書在發音練習部分，大多不從實用的 vortoj 里去報取各種 silaboj，而拿一個個聲母和一個個韻母前前後後地來一個 permutado，這樣產生了 ŭa, ŭe, ŭi, ŭo, ŭu, 等的音綴，老早的印進了學者的腦中去。2. 日本世界語者的譯著中，日本固有的世譯多 U 打頭或用在韻母前面的字面（今年開本的「新撰和 Esp 辭典」出版，附錄中更有中國姓氏地名的世譯在內了。）3. 各種字母對照表中 U 常常與英文的 W 相對。不過問題的核心不在原因，而依舊在 U 這一字母。我寫這篇短文是想要在這方面對於我們最需要，最可行的 praktikantoj，也就是真實的 per Esperanto 的同志們能有些許貢獻。請別笑我的淺陋！

【正面】 U 可以用在韻母之前。因為——1. 它是一個聲母（在 Lingvaj Respondoj 中 Zamenhof 再次聲明是 konsonanto.）

2. 它的名稱叫做 ŭo.

【反面】 U 只用在韻母之後。

因為——1. Fundamento 的德語和俄語部分，在字母表下的附註中，都寫着：“它只用在韻母後面”。

2. Plena Vortaro 內沒有一個 ŭ 用在

韻母前面的字。

3. Kompleta Gramatiko k Vortfarado 一分的 Fonetiko 章內，它不列入聲母之內而別名之為 duonkonsonanto。

【傍證】 我曾寫信到海牙向 Internacia Cseh-Institut 問 naua, antaŭe, anstataŭi 等字的 silabado 是 nu-ŭa, an-ta-ŭe, an-sta-ta-ŭi 呢？還是 na-ŭa, an-ta-ŭe, an-sta-ta-ŭi 對呢？（這個問題在常見的幾種中外學習書上是找不到解答的。）該學院在 La Praktiko 月刊上給我一個如下的答覆。

“La ĝusta silabado estas: nau-a antaŭ-e. an-sta-ta-ŭ-i, ĉar la litero „ŭ” apartenas ĉiam al la antaŭa vokalo kaj formas kun ĝi unu solan silabon.”

【英 W】 1. 通常英字與 Esp. 的對照：wade—vadi, waro—varo, warm—varma, wax—vakso, weather—vetero, wind—vindi, wound—vundi,

2. 專名：Walter—Valtero, William—Vilhelmo, Washington—Vasingtono,

【附考】 通行拼音漢字中有 Kw 和 Hw 起首的。（雖則理論上 K 與 H 是聲母，W 是結合韻母的頭一字母，實用上 Kw 與 Hw 可以作為英文的 consonant digraph 的。）照 Webster 式，Kw 為英語 qu 的注音，Hw 為 wh 的注音。與 Esp. 對照可得：quality-kvalito, quiet kvieti, ... 及 whip-vipo, whiskey-viskio,

【贅言】 語言是活的東西，它在進化的路上時時變遷的。不健全，不成熟的主張我不敢公然提出。所以我只體認，而不作建議。順便可為一談的則尚有一點，即 W 與 V 兩個字母在各種語言中頗為有趣。例如，法文中 V 而無 W，字典中 W 部的字都是外來語，日文中 W 而無 V，字典中 V 部的字都是外來語。中國國語史上，起先的國音是有 V 的，後來的新國音則 V 不用而只用 W 了。世界語與民族語有一不同點，即民族語先有口頭語而後有書面語，世界語則反是。Esp-igo 自然也可以寫作“世譯”，但這“譯”字並不是 traduko 而是 transkribo。所以中文人名地名，Esp-igo 問題的解決是隨着中文拼音化的解決而解決的。

(Aboulo)

KORESPONDADO

Ĉinio

K-do Linfanzi, P. O. box 232, SHANGHAI, Ĉinio; dez. per Esp. kor. kun germanlingvaj gek-doj pri ĉiuj temoj, k interŝanĝi ĉinajn eldonaĵojn, ilustritajn gazetojn k. c. kontraŭ germanlingvaj periodaĵoj, broŝuroj, libroj novaj aŭ malnovaj pri politiko, filozofio k literaturo. Tuja resp. gar.

(Tiu anonceto estas petataj represii)

K-do Cleun-ti Shin, 4 Kee-Kong Street, Fatsan, Kwangtung, Ĉinio; dez. kor. k. ĉ. l.

K-do C. Adio, Smokeles Powder Factory, Kwangtung Arsenal, Canton, Ĉinio; dez. kor. k. nterŝ. fotojn kun ĉiulandaj gek-doj.

沈全棟，廣東佛山綉街四號，願與國內同志以中文通訊，並願諸同志介紹一位西藏或新疆等地的同志和我通訊。

喬曉光，河北南宮西南件兒鎮轉治村交，願與國內同志（特別是初學同志）用中文或 ESP 通訊。

Korea

K-do Yun-Yumgisk, 117 Toomo-ri, Kanshimen, Keijo-Fugai, Seoulo, Korea; Mi estas instruisto en proleta knabolernejo, mi dez. kor. kolektive aŭ individue. Ni aranĝas Esp-ekspozicion, sendu al ni diversajn materialojn, ni kontraŭe sendos belajn memoraĵojn koreaj.n

Nederlando

S-ro J. de Beus, Schoutenstraat no. 69. Rotterdam, Nederlando; dez. kor. kun ĉinoj.

Portugaliao

S-ro A. Taborda Duarte (21 jara), R, andrade 5-30, Nisabono, Portugaliao; dez. kor. pri ĉiuj temoj kun ĉinaj gestudentoj.

Svedio

K-do Herbert Bostrom, Kungsgatan o, Ilen, Svedio; dez. kor. kun gek-doj.

USSR

K-do Viktoro Jarikov, (Inĝeniero maŝinokonstruisto, 26 jaraĝa), Nejnenskaja 22, Harkovo 17, USSR; dez. kor. kun ĉinoj.

Ni—geprofesoroj k gestudentoj de konstru-ingeniera instituto en Harkovo dez. kor. kun konstru-specialistoj ĉu ingenieroj, ĉu arkitektoj, ĉu laboristoj. Ni precipe interesiĝas pri ĉina k japana nacia arkitekturo, ĝia historio k deveno.

Ni kor. en Esp. angla, franca k germana lingvoj k interŝ. arkitektajn k politikajn bildojn. Skribu amasletere! Res. k rekomenco garantata. Nia adreso: USSR, Harkovo, Satiiovska, Stroitelny Instituto, al K-do Noskin.

K-do Volkij, Kirovskij Prospekt n32, Azerbajĝan, Baku, USSR; dez. kor. persone aŭ kolektive kun ĉinoj.

Ni estas laboristoj en elektro-maŝinkonstrua uzino, ni organizas rondeton el 50 homoj por kor. k.ĉ.l. Nia adreso: Sovet-Ukrainoj Harkov, Zavod “H.E.M.Z.” O.T.K. Reznicov Ivan.

La Plej Malgranda Motoro en USSR

La majaj gazetoj alportis novaĵon: estis konstruita motoro, kiu pezas 1.6 gramojn.

Sed, post kelka tempo, en redakcion de Moskva gazeto “Vero (Pravda)” venis Furio Eremin kaj alportis konstruitan de li motoron, kiu pezas nur .37 gramojn. Ĝi konsistas el 31 partoj. La magnitaj partoj de li motoro estas faritaj el ferlado, la partoj, kiuj tralastas elektrokurenton—el latuno, ĉiuj izolantaj partoj—el ebonito.

La diametro de li ankr—7 milimetroj. Ĉiuj bobenaĵoj estas faritaj per drato 0.05 mm dika.

La plej malgranda en USSR motoro estas funkciigita per poŝbaterio, havanta komunan tension—8 voltoj aŭ per urba elektra stacio.

Furio Eremin estas studento de unua kurso de Moskva instituto por koloraj metaloj. Li estas 22 jaraĝa. Lian militaran motoron li finkonstruis dum 10 tagoj. —N. Stejnberg

El Australio

D-ro Dale, la Melbourne urba ŝankuracisto montris, ke kondiĉoj en Viktorio (Aŭstralio) ne estas entute dezirindaj. Li esploris kondiĉojn inter senlaboruloj en Melbourne suburbo kaj eltrovis, ke multaj infanoj ricevis nenion da lakto. Ankoraŭ, multaj el la laktobovinar-farmistoj nun ne povas vendi tiom da lakto kiom ili produktas, kaj nun ili ekstraktas la kremo de la lakto po miloj da litroj ĉiutage. La kremo oni sendas al la buter-fabrikejoj kaj multe el la restanta lakto estas forĵetata aŭ donata al porkoj kaj bovidoj. Dume la amasoj da infanoj en Melbournej suburboj ne eĉ povas havigi al si la senkremigitan lakton. —P. Y. Less

編後漫話

一年完結了。這一期中間因為給「文學版」的篇幅太多了，其他方面不免貧乏了一點。每月文選的缺少是很對不起讀者的。「廣播台」也贊之得異常，倒並不是因為沒有消息，而是臨時有許多消息，但沒有空餘篇幅，可以排進去。

不過這一次的「文學版」確還可看。S. J. Zee 同志為我們譯了「葉露的南國之夜」，很費了心血不少。譯稿曾修改再三，對我們正要發稿時候，徐同志又寄來最後一次修定的譯稿，這樣忠實不苟且的態度是我們所敬佩且感謝的。Ciclo Marsa 的原作小說，篇幅極長，但我們還是把他一次登完了。內容畫出了一個窮的農村中的灰色的典型人物，誠如作者所說，那是 duonpasinta aŭtomio。我們很希望作者能更廣大他的題材，進一步畫出那 grandaj ŝanĝoj en antikva Ĉinio!

而在文藝版之外編者也沒有太大的懶污，讀者自會發覺到有許多可讀的文章的。如柳定的「給讀者信」一向是為許多讀者歡迎的。這一次的更為精采。靈隱的作品好久不和讀者會面了，現在忽然送來了一篇短小而有力量比巴塞的更廣大的題材，進一步畫出那 grandaj ŝanĝoj en antikva Ĉinio!

這一期中發表了明年 La Mondo 的改進計畫，但是還有一點不願上的更動，我們想暫守秘密。我們很希望能與讀者們以出其不意的喜悅。

常有許多熱心的讀者，寫信來和我們討論種種讀者寫作以及運動上的問題，為了事務的煩忙我們往往不能迅速而詳盡地答覆，現在 SLL 的讀者會中有了通訊部的設定，當可與讀者們便利不少。該部的章程見本期的中縫廣告中。

Ni Respondas

K-do Usmanof Samil: Via letero ricevita. Via artikolo tre interesas nin, nepre ni ĝin utiligos poste.

K-do Samuelo Bassin: Vian leteron ni aperigos en nia gazeto por varbi al vi ĉinajn korespondantojn. Se vi volas aboni nian gazeton, bonvolu pagi per la esp-libroj, novaj, vendeblaj.

k-ino Tulla Holffelt: Ni tre ĝojas, ke vi volas fariĝi la korespondanto de la gazeto “Monda Kulturo”. Tiu gazeto deziras nur la interese, konkrete verkitajn artikolojn; eble vi skribos por ĝi, ekzemple, pri la stato en svedaj laborist-familioj!

K-do Noskin: Ni aperas por vi korespondanoncor sur ĉi-numero. Vi povas sendi al ni novaĵn, vadoblaajn Esp-librojn kaj abonkostojn da gazeto.